

19 世紀西方人眼中的臺灣 Hakka

林正慧

國史館修纂處協修

摘要

西方人對華南客方言人群以Hakka稱之，約始於19世紀中葉。之後不久，臺灣開港，許多西方探險家、商人、傳教士和外交使節來到臺灣，留下種種遊歷紀錄，其中不乏對臺灣Hakka的描敘。就現有的記述資料來看，當時西方人看待臺灣Hakka，有的是以華南生成的Hakka認知來理解，例如客話接近北京官話，或稱Hakka自中國北方南遷等。當然也有一些比較深刻的在地觀察，例如來臺西方人描述過中壢、竹塹、貓裡、月眉、南庄、大湳、保力、巴塑衛等Hakka聚落，也提到當時臺島Hakka的生業方式，除了種稻植蔗外，還有木炭、茶葉、樟腦和石油。他們也觀察到臺灣的Hakka和福老關係不睦、與平埔關係緊張，及與高山的原住民則存在中介交易、軍火提供，及互通婚姻的複雜關係。

關鍵字：華南、臺灣、客家、福老、19世紀

壹、前言

西文所用的Hakka一詞何時在歷史上出現，是個有趣的課題。針對西方人Hakka知識觀生成之課題進行研究者，日人飯島典子改寫自其一橋大學博士論文的《近代客家社會の形成：「他称」と「自称」のはざままで》一書應是第1個有系統的相關論述。該書的問題意識建立在質疑客家是否為一個理所當然的具有整體性的實體，並以四個面向檢討此問題，其中第一個面向就是「傳教士文書中的客家」。飯島典子認為客家的起源有三個階段，即西方傳教士的發現、中國官方的矚目，及客家群體的自我認同。她利用郭士立（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英文名寫作Charles Gutzlaff，1803-1851）以來與巴色會相關的傳教士紀錄進行相關研究，並推測Hakka一詞始用於西方傳教士，約於1860年以後才問世。¹

此外，施添福「從『客家』到客家」系列文之二〈粵東「Hakka·客家」稱謂的出現、蛻變與傳播〉更是篇剖析Hakka一詞如何在華生成與蛻變的力作。該文從明中葉以降廣東惠州、廣州、肇慶等府的移民史切入，藉以探討這些地區土著對異邑移民的各種客稱與這些客稱被貶義化的過程；其次著力於析論歐美傳教士鑄造「Hakka·客家」標記及其傳播的過程。該文認為19世紀中葉後，經來華的西方傳教士，按照廣府方言發音，以羅馬字拼寫成「Hakka」後，再經由對「Hakka·客家」源流、方言及其他社會文化特徵的深入研究與報導，將「Hakka·客家」標記向西方世界傳播，也促使「Hakka·客家」由中性轉為具有優質漢人種族屬性的意涵，逐漸被客家知識界、政治或軍事菁英所接受，並作為自我認同意識的標籤。²

由上可知，Hakka一詞是19世紀來華的西方人對廣東客方言人群的認

* 本文曾獲行政院客家委員會2010年學術研究獎助。

1 飯島典子，《近代客家社會の形成：「他称」と「自称」のはざままで》（東京都：風響社，2007年），頁62-65、227-230。

2 施添福，〈從「客家」到客家（2）：粵東「Hakka·客家」稱謂的出現、蛻變與傳播〉（以下簡稱〈從「客家」到客家（2）〉），《全球客家研究》，第2期（2014年5月），頁1-2。

知，因此這個用語出現的歷史，和論及客家源流總從久遠久遠談起大不相同。19世紀中葉臺灣開港後，西方的傳教士、商人、探險家陸續來臺，留下不少遊歷紀錄，其中不乏對臺灣Hakka的描述。由於Hakka指的是說客方言的人群，與清領臺之後官方文獻中慣用閩人、粵人等分類在臺漢人的語詞意涵不盡相同。因此本文認為若能了解19世紀來臺西方人如何描述臺灣Hakka，從這個角度了解客家，應該會有有趣的收穫。本文的重點將先釐清19世紀西方人如何建構其對Hakka的認識，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探究臺灣開埠後來臺的西方人，是如何將此Hakka認知帶至臺灣，以及他們眼中的臺灣Hakka呈現何種面貌。

貳、西方人 Hakka 知識觀的建立

本節的重點，在於嘗試了解19世紀西方人如何建構對Hakka的認知，Hakka一詞的出現，意味西方知識體系中，以方言分類人群觀念的引入，與以前清朝官府僅以「粵民」、「嘉應州民」、「潮惠籍民」等以地緣或籍貫分類人群的用語明顯不同。了解西方人Hakka知識觀如何建立，是了解客家如何成為一個為後世熟知的方言人群述語的重要關鍵。

在鴉片戰爭之前，雖然清政府實施嚴厲的禁教政策，且僅限於廣州正口通商，但由於19世紀上半葉的西方，海外傳教運動興起，不少宣教組織已經多方嘗試入華傳教。1807年，英國倫敦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傳教士馬禮遜牧師（Rev. Robert Morrison）抵達廣州，揭開近代西方基督新教到中國傳播的序幕。但由於當時傳教士們只能在南洋的傳教基地學習漢語、翻譯聖經、撰寫傳教手冊、創辦中文刊物等，或是在廣州外國人區域和澳門活動，很少能夠深入中國內地。³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是，

3 朱峰，《基督教與海外華人的文化適應——近代東南亞華人移民社區的個案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頁7-8。

當時來到華南的西方人所接觸的漢人主要以說粵方言的廣府人為主。⁴

德籍傳教士郭士立在當時封閉的禁教氛圍中顯得非常特立獨行。他於1827年經荷蘭傳道會遣往爪哇（Java）傳教，之後轉往檳榔嶼（Penang Island）及新加坡、馬六甲（Malacca）等地向中國移民傳教，並積極學習中文，奠定日後入華傳教的基礎。由於郭氏嚮往中國工作，與荷蘭傳道會交待的任務相違，遂於1829年脫離荷蘭傳道會，開始自立傳道。⁵1830年轉往暹羅，除進行傳教與行醫外，仍繼續學習漢語，對中國官話、廣州、福建方言都有一定的認識。⁶1831年前往中國遊歷，經海南、南澳、廈門、臺灣、定海、大沽、天津，於12月抵達澳門。⁷郭士立曾於1831年7月31日第1次抵臺，之後又在第2次航海中跨過澎湖及安平之地，⁸他應該是荷蘭人退出之後，最早來到臺灣的新教宣教師。⁹

郭士立曾留下幾則與「客」相關之記載。如在1834年出版的*The Journal of Two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1 & 1832*一書中，提到在泰國遇到「一部分的廣東種族，被稱為Kih or Ka，他們主要是工匠」。¹⁰或如在*China Opened*一書中，注意到廣東有被稱為「Kea-jin」（客人）的一群人：

在廣東（Kwang-tung）僑民中，有說著與北京官話相似方言的「客人」（the Kea-jin people），他們是優秀的職工與農作者，

4 莊初升、劉鎮發，〈巴色會傳教士與客家方言研究〉，《韶關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3卷第7期（2002年3月），頁1-8。

5 李志剛，〈郭士立牧師在港之歷史及其所遺中文資料〉，收入氏著，《香港基督教會史研究》（香港：道聲出版社，1987年），頁67；吳義雄，〈在宗教與世俗之間：基督教新教傳教士在華南沿海的早期活動研究〉（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0年），頁91。

6 吳義雄，〈在宗教與世俗之間〉，頁91。

7 吳義雄，〈在宗教與世俗之間〉，頁92-93。

8 George Williams Carrington, *Foreigners in Formosa, 1841-1874* (San Francisco: Chinese Materials Center, 1977), pp. 11-14.

9 賴永祥，〈史話085 沿海傳道家郭實臘〉，《教會史話》，第1輯，收入「賴永祥長老史料庫」網站：www.laijohn.com/BOOK1/085.htm（2010年9月21日點閱）。

10 Charles Gutzlaff, *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1, 1832, & 1833, with Notices of Siam, Corea, and the Loo-Choo Islands* (London: Frederick Westley and A. H. Davis, 1834), p. 29.

但很少從事商業活動。他們居住於臺灣的內陸，在曼谷（Banca）擔任礦工，並且已經在荷蘭殖民地附近的印尼龐蒂雅娜（坤甸，Pontianak）的婆羅洲（Borneo）形成共和國。¹¹

郭士立以他遊歷東南亞及中國沿海各處的經驗，為我們留下十分珍貴的記事，他的觀察細緻而獨道，這可能與他對中國方言多所了解，以及豐富的遊歷經驗有關，給了我們很多啟發。其一，由於他此前走訪過的客方言人群，可能與閩南方言人群比較有接觸，或是郭本人對閩南方言比較了解，因此1830年代時期，郭士立所認知的客方言群，是以閩南音標記，不同於日後的Hakka。其二，他在東南亞、廣東、臺灣看到不同方言人群的相處，當時對各地的客方言人群，尚未形成統一的名稱或定義。其三，1830年代的西方傳教士對於被稱為「客」的人，尚沒有稱贊或偏見，多只是一般性的客觀描述。其四，他可能是第一個點出客方言接近北京官話的西方傳教士。最後，他注意到臺灣有客方言人群的現象。

除了郭士立外，施添福另引美國歸正會牧師E. Doty和W.J. Pohlman記述他們1838年一趟婆羅洲旅程中，多次遇見說客話的人群，稱他們為Khen（「客」，閩音）。施添福的研究顯示，1840年以前所見傳教士的著作中，Hakka一詞尚未出現，傳教士對於中國華南沿岸或移居南洋泰國、婆羅洲一帶的客方言人群，除了以官話拼音為「Kea-jin people」（客人）外，主要是依據福老人的習慣，稱為「kih」、「ka」、「khen」或「khen men」。¹²

1840年代，郭士立為擴展教務，曾多次呼籲德國教會給予經濟及人才之支援。至1846年終獲德國三巴會，即巴色會（Basel Missionary Society）、巴勉會（Barman Missionary Society）、巴陵會（Berlin

11 Gutzlaff, *China Opened: or, A Display of the Topography, History, Customs, Manners, Arts, Manufactures, Commerce, Literature, Religion, Jurisprudence, etc., of the Chinese Empire* (London: Smith, Elder and Co., 1838), p. 132.

12 施添福，〈從「客家」到客家（2）〉，頁52-53。

Missionary Society) 的積極回應。1847年3月，巴色會的韓山文 (Rev. Theodore Hamberg)、黎力基 (Rev. Rudolph Lechler) 與巴勉會的柯士德 (Rev. Heimrich Köester)、葉納清 (Rev. Ferdinand Genahr) 同船抵達香港，協助郭士立在華的傳教事業。¹³

對於新來支援的傳教士們，郭士立採取以方言人群為別的傳教策略，將對客方言地區傳教的工作交給巴色會的韓山文，也屬巴色會的黎力基牧師原被指定為專向潮汕人傳教，¹⁴後因向潮州傳教的計畫屢屢受阻，遂改學客話，與韓山文合作，專向客方言人群布道。¹⁵韓山文對客方言人群的傳教，由今日新界沙頭角與寶安、布吉等地展開，¹⁶巴色會逐漸成為以客方言人群為主要傳教對象的西方教會。

其實西方教會入華之初，對於廣東省一帶的客方言人群並非一開始即以「Hakka」定名。由於廣東省有三大方言人群，因此1840年代以後，入華傳教士對客方言人群的稱述，最初呈現閩南音與廣府音並陳的情形，如美國浸禮會傳教士羅孝全在1843年寫的報告中，有時稱為Kek，有時稱Hak-kah。1854年韓山文在所著《太平天國起義記》中，稱客方言人群為Hakka、Kheh-Kia或Kih-Kia，亦是根據不同方言群的發音，以羅馬字拼寫而成。英國長老教會傳教士賓威廉於1858年9月間碰到一位曾經移居南洋邦加 (Banca) 和新加坡，並皈依天主教的年輕大埔客人，他稱該客人為「Hakka people」，並指出廣府人稱客人為「Hakka」，但潮汕人稱為「K'heh」。長老教會派駐汕頭的傳教士施饒理 (G. Smith) 在1份1865年惠來縣葵潭巡迴布道途中所寫的報告，稱客家為Hakka或khen，並指出客家自稱khak。¹⁷

13 李志剛，〈早期傳教士由澳遷港之事業及貢獻〉，《香港基督教會史研究》，頁7-32。

14 譚樹林，〈近代來華基督教傳教士與客家源流研究——以歐德禮、畢安、肯比爾為中心〉，收入特木勒編，《多元族群與中西文化交流——基於中西文獻的新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頁178-193。

15 趙春晨等，《基督教與近代嶺南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頁60。

16 羅香林，《香港與中西文化之交流》（香港：中國學社，1961年），頁19。

17 施添福，〈從「客家」到客家（2）〉，頁55、57-58、60。

然而由於以客區為主要傳道對象的巴色會逐漸傾向以Hakka定稱，如巴色會傳教士黎士基以羅馬字客話翻譯《馬太傳福音書》於1860年出版，是最早出版的羅馬字本的客方言聖經，該書扉頁並註明「客家俗語」四字，是目前所見將Hakka聯結上漢字客家的第一部著作。此後，從巴色客家差會開始，即依據Ledpsius拼音系統，以及廣府人的稱謂和發音為準，將客家的羅馬字拼音，固定為Hakka或Hak-ka。¹⁸

巴色會傳教士們不僅經由方言來辨認客家的存在，並積極研究他們各種文化和社會活動的特徵。如巴色會傳教士Ernest J. Eitel於1867年為文撰寫所謂的客家文學（Hakka Literature）——山歌。¹⁹同年又在*Notes and Queries on Chna and Japan*（中日釋疑），分6期連載“Ethnographical Sketches of the Hakka Chinese”（客家人種誌略）。值得注意的是，Eitel在該文中，開宗名義表明「The word Hakka, 客家, means “strangers” or “foreigners”」。²⁰1873年，Eitel又在《中國評論》上發表〈客家歷史綱要〉，Eitel在該文中指出，他寫作這篇文章的目的旨在「為這個非凡的種族編寫一部早期簡史」，因為在太平天國運動爆發之前，甚至在客家人的文學創作中，都沒有關於這個種族以往歷史的任何記載。

Eitel之外，另一位巴色會傳教士Charles Piton也關注客家源流及相關問題，Piton於1864年來華，抵達香港後，立即被派往廣東嘉應等客家地區傳教，達7年之久。Piton曾於1874年撰寫“On the Origin and History of the Hakkas”（客家源流與歷史）一文，指出根據客家族譜，客家祖先原居於福建寧化石壁村，唐末時因黃巢叛亂開始南遷。Piton認為Hakka人是「漢族的真正子孫」，也主張客家方言與漢族方言極為相似。²¹這些巴色會傳教士立論的基礎，多為直接採訪了解或參考族譜資料等，為華南的Hakka

18 施添福，〈從「客家」到客家（2）〉，頁64。

19 E. T. Eitel, “Hakka Literature,” *Notes and Queries on China and Japan* 1 (1867), pp. 37-40.

20 Eitel, “Ethnographical Sketches of the Hakka Chinese, Article II., The Hakka Dialect compared with the dialects of the other races inhabiting the Canton Province,” *Notes and Queries on China and Japan* 1.6 (1867): 65.

21 Charles Piton, “On the origin and history of the Hakkas,” *The China Reivew* 2 (1874), pp. 222-226.

積極溯源，且頗多溢美之辭。因此，施添福認為就是經由這些傳教士對「Hakka·客家」源流、方言以及其他社會文化特徵的深入研究和文字報導，使「Hakka·客家」由中性轉向具有高貴漢人種族屬性的意涵，亦將此「Hakka·客家」標記向西方世界傳播。²²

1896年，漢語方言學家馬倫篤夫（P.G. Von Mollendorff）初步完成漢語方言的分類，其中將粵方言分為廣府、客家，並使用「Hakka（客家）」的標記方式，使客家成為與其他漢方言並列的名稱，²³顯示Hakka不僅已是西方世界對華南客方言人群的定名，而且已成為漢語方言分類的學術語詞。

參、19世紀西方人對臺灣 Hakka 的認識之一： 華南 Hakka 知識觀的移植

自從荷蘭人離開福爾摩沙後，直至臺灣開埠前幾年之間，外界對於福爾摩沙一直所知無多。1842年3月搭乘「安妮號」的成員之中，有位叫作 Robert Gully 的英國人，因船難而遭到臺灣官府的逮捕，而且最後遭到處決。難得的是，他留下了1本日記，為19世紀前期的福爾摩沙做了見證。²⁴此後一直到臺灣開埠的1860年代之前，關於臺灣，西方的了解比較多是船難的零星記述。當時只要有船隻在臺灣海峽附近遇難，西方世界多會將焦點集中於臺島，認為臺灣是所有船隻失蹤的禍首，許多恐怖的故事被流傳著。²⁵

臺灣開放為通商口岸，分列於1858年中國與俄、美、英、法在天津訂

22 施添福，〈從「客家」到客家（2）〉，頁2、7。

23 施添福，〈從「客家」到客家（2）〉，頁64。

24 J. B. Steere原著，李壬癸編，*Formosa and Its Inhabitants* (Taipei: Academia Sinica,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Preparatory Office], 2002), p. 114; Steere原著，林弘宣譯，《福爾摩沙及其住民：19世紀美國博物學家的臺灣調查筆記》（臺北：前衛出版社，2009年），頁176-177；Robert Gully的日記，曾經連載於*The Chinese repository*（中國叢報）約1845-1851間的各期中。

25 Chantal Zheng著，鄭順德譯，《19世紀歐洲人在臺灣》（臺北：南天書局，1999年），頁51-52。

立各約中。中法天津條約（第6款）更增淡水一口。1860年中英法「北京續約」成立後，英國副領事郇和（Robert Swinhoe）²⁶即於1861年7月抵臺，原欲在臺灣府設館，因民情不善，兼之水土不服，乃先返廈門，11月轉往淡水設洋關開市。臺灣既開埠，各國商船紛紛而來，清政府則准設臺灣新關，隸屬總稅務司赫德（Robert Hart），並以雞籠（基隆）為淡水外口，打狗（高雄）為臺灣府外口，於各口設關，分置副稅務司1名，專管四口稅務。於是臺灣一島商埠，名為二口，實為四口，且深入艋舺內地。禁教令之弛廢及開埠，為西方宗教再傳入臺灣鋪了路。天主教於1859年捲土重來，英國長老會則於1865年入臺設教。²⁷

換言之，從天津條約簽訂的1858年之後，對西方世界而言，臺灣不再神祕而遙遠。由於當時的臺灣茶、樟腦貿易正興，加上有豐富的礦藏利源，且生態原始而多樣，因此吸引許多商人、洋行、動植物採集者、探險家以及傳教士的到訪，開啟自荷蘭時代後再度與西方世界廣泛接觸的時代。於是，有人說19世紀是西方宗教在臺灣紮根與發展的主要年代，²⁸或言是外國探險家黃金時代的開始。²⁹這些西方探險家、商人、傳教士和外交

26 郇和（Robert Swinhoe, 1836-1877），生於印度加爾各答，英國植物學家，18歲即投入英國駐華外交圈，20歲首次來臺，在新竹湖口一帶進行「尋人」祕密任務，順便採集博物。1857、1858年兩度搭乘英艦剛強號（the Inflexible）環臺搜尋歐美船難漂民，並偵測民情，探勘海岸與礦產。1861年7月派駐臺灣府（臺南），同年12月20日，直接從廈門轉到淡水開館。1862年4月，逕赴大漢溪上游探訪泰雅族大料崁群奎輝社；同年5月離臺返倫敦養病，1864年1月31日再度回到淡水。郇和在這段「養病」期間，在倫敦發表多篇臺灣原住民和鳥獸論文，奠定其學術地位。1864年5月，帶著英國外交部補助的精密儀器，三度探訪蘇澳；同年7月赴澎湖及南部搜尋茶船Netherby失事事件，與排灣族有所接觸。同年11月初從廈門移駐打狗，在英商顛地洋行（Dent & Co.）集貨船三葉號（Ternate）上，達半年之久。1865年5月初改租高雄哨船頭東側山丘處天利行（McPhail & Co.）民宅為館舍。1865年5月初升任領事。1866年初探訪老濃溪、六龜；2月底調派廈門，4月正式接任駐廈門領事。1867年8月曾至澎湖探勘煤礦；1868年12月至翌年1月底，及1869年6月兩度以臺灣領事名義來臺處理「英船砲擊安平事件」（樟腦事件）善後事宜。就探險、原住民族文化及語言記錄、博物發掘方面，郇和創造了許多「臺灣第一」，被認為是「最努力，也是成就最高的探險型博物學家（exploring naturalists）之一」。陳政三，《翱翔福爾摩沙：英國外交官郇和晚清臺灣紀行》（臺北：臺灣書局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頁2-5；Otness, *One Thousand Westerners in Taiwan; A Biographical and Bibliographical Dictionary*, pp. 151-153.

27 賴永祥，〈096 臺灣之開埠〉，《教會史話》，第1輯，收入「賴永祥長老史料庫」網站：www.laijohn.com/BOOK1/096.htm（2010年9月21日點閱）。

28 W. A. Pickering著，陳逸君譯，《歷險福爾摩沙》（臺北：原民文化，2004年），頁84。

29 劉克襄，《探險家在臺灣》（臺北：自立晚報，1988年），頁6。

使節等常在走訪臺島之後，留下種種遊歷紀錄，本節將在前文討論的基礎上，嘗試蒐羅19世紀西方人對臺灣記述中與Hakka有關的部分，藉以了解19世紀來臺的西方人眼中的臺灣Hakka究竟呈現怎樣的樣貌。

如前所述，Hakka在19世紀中葉是確立未久的人群概念。而本文所言之「Hakka」知識觀，主要是指源於華南對Hakka的認知概念，諸如Hakka一詞之使用、Hakka是廣東省的方言群之一，與廣府方言的本地人關係不睦，或是強調Hakka係由北方南遷的漢人，方言與官話相近，乃至蔑稱Hakka為非漢等等。

臺灣開港後，西方人來臺設施的海關、領事機構等，皆是由華南的相關單位派遣設置。此外如西方宗教的布教，亦是由華南的傳教地點先行訓練或了解狀況後再派至臺灣。如英國基督教長老教會來華宣教始於1847年，由賓威廉（William Chalmers Burns, 1815-1868）受聘為第1任海外宣道師。初期的傳教區域主要以閩南（1850年入廈門）、粵東（以汕頭、潮州、汕尾為中心）等地為主。1860年，駐廈門的宣教師杜嘉德牧師（Rev. Carstairs Douglas）曾來臺灣訪問，便建議英國總會在此傳教。第1位被派來臺灣的長老會宣教師馬雅各（J. L. Maxwell）³⁰於1864年年初先到廈門學習閩南語，為往臺宣教預作準備，同年抵臺展開宣教工作。之後英國總會又先後派出甘為霖（Rev. W. Campbell）³¹、李庠（H. Ritchie）等人，當時宣

30 馬雅各醫生（James L. Maxwell, 1865-1871、1883-1885年在臺），蘇格蘭人，1863年受派為英國長老教會海外傳教師，也是英國長老教會第1位派駐臺灣的海外宣教師。吳學明，《近代長老教會來臺的西方傳教士》（臺北：日創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7年），頁39。

31 甘為霖（Rev. W. Campbell），1871年受英國長老教會差派來臺宣揚福音，為該會第2位來臺牧師。1871年年底至打狗，參與宣教工作，隨即至臺灣府，後以臺灣府為中心向外圍拓展傳教工作。前後在臺46年（1871-1917），除於中南部巡迴傳道外，並首先開拓彰化及澎湖教區，與馬偕被視為南北教會兩大柱石。1873年10月，與史蒂瑞、英國駐打狗海關代理幫辦T. L. Bullock等人，一同從臺南北上，遊歷嘉義、日月潭、埔里、霧社、彰化等地，再經苗栗、新竹、大溪，抵達淡水，拜會馬偕牧師（G. L. Mackay）。此行中，他們拜訪了日月潭，當時由甘為霖命名為「卡狄修士湖」（Lake Candidius）。後與馬偕一起到內陸的鄉鎮地區傳福音。幾年之後，再次繞道噶瑪蘭平原，第2次拜訪馬偕。1891年在臺灣府創設「訓瞽堂」，為近世臺灣盲人教育之先聲。此外，甘氏著述甚勤，作品良多，尤以臺灣史研究最為突出，如*An Account of Missionary Success in the Island of Formosa*（臺灣傳教之成功）、*Formosa Under the Dutch*（荷蘭治下之臺灣）及*Sketch from Formosa*（臺灣概略）、*Formosa Under the Japanese: Being Notes of A Visit to the Tai-chu Prefecture*（日本統治下之臺灣）等書。Geogre Leslie Mackay原著，林晚生譯，《福爾摩沙紀事：馬偕臺灣回憶錄》（臺北：前衛

教對象以平埔族人為主。1872年加拿大長老教會也派人來臺宣教，以北部為主要範圍，其中以馬偕醫生（Rev. L. G. Mackay）居功厥偉。³²

天主教曾於17世紀西班牙占據北臺時傳入臺灣，1641年經荷蘭人逐出後則告中斷。天津條約締結後，天主教士乃捲土重來。咸豐8年（1858），菲律賓道明會（Dominican）決定來臺布教，派郭得剛（Fernande Sainz）及杜篤拉（Joseph Dutturoras）兩神父先赴廈門；郭德剛神父於1859年6月自廈門赴臺，開始在高雄前金庄展開傳教事業。1860年在前金庄建立了第1座天主堂，³³並於1861年深入萬金庄（今屬屏東縣萬巒鄉），向當地的平埔族傳教。³⁴

以上不贅其煩地說明開埠後來臺的西方人多經華南而來，主要是因為這樣的經歷過程，十分可能影響他們對臺灣人群的認知。最明顯的部分表示在來臺西方人對Hakka一詞的使用。

臺灣開埠前，西方文獻對來臺漢人的表述方式，多是以中國官方用詞的「閩粵移民」稱之。如1836年*The Chinese Repository*（中國叢報）1則關

出版社，2009年），頁315；李金強，〈從《教務雜誌》（Chinese Recorder）看清季臺灣基督教的發展〉，收於氏著，《聖道東來：近代中國基督教史之研究》（臺北：財團法人基督教宇宙光全人關懷機構，2007年），頁91-92；孫慈雅，〈昇自瘴患中的奎寧樹——宣教士甘為霖的歷史之旅〉，收入劉克襄，《探險家在臺灣》，頁71-79；吳永華，《臺灣特有植物發現史》（臺北：晨星，2006年），頁43-44。

32 吳學明，《近代長老教會來臺的西方傳教士》（臺北：日創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7年），頁2-43。馬偕牧師（George Leslie Mackay, 1844-1901），漢名「偕叡理」，是加拿大長老教會派至海外的第1位宣教師，於1871年12月30日抵達打狗，1872年3月7日在李庠牧師、德馬太醫生陪同下，搭「海龍號」輪船前往淡水，1872年3月9日抵達淡水，在臺灣宣教長達29年之久，共設立教會達60餘所，施洗信徒幾達4,000人。馬偕在佈道之餘尚採集不少動物，一部分標本送至北美。1882年在淡水設立理學堂大書院（Oxford College），親自講授博物學，此為臺灣博物學講座之濫觴。1901年6月2日因喉癌病逝，葬在淡水。參見Mackay原著，林晚生譯，鄭仰恩校注，《福爾摩沙紀事：馬偕臺灣回憶錄》（臺北：前衛出版社，2009年），頁329-359；吳永華，《臺灣動物探險：十九世紀西方人在臺灣採集動物的故事》（臺北：晨星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頁129-130。

33 此堂原本規模不大，同治元年（1862）改以紅磚、硓估石以及三合土建造，命名為玫瑰聖母堂。後於1928年重建，採後期文藝復興期建築，可惜在太平洋戰爭中被炸燬。戰後重修，正門上尚掛有1864年咸豐帝頒賜「奉旨」牌一方。此堂位於愛河高雄橋畔。參見賴永祥，〈093 天主教捲土重來〉，《教會史話》，第1輯，收入「賴永祥長老史料庫」網站：www.laijohn.com/BOOK1/093.htm（2010年9月21日點閱）。

34 天主教神父於萬金一帶的傳教成績甚好，不到一年就獲得力力、赤山、加匏朗三社二百餘人成為信徒。初有一小堂，於同治8年（1869）12月正式修建，次年2月8日完工，即為今日之萬金天主堂，是臺灣現存最古老的天主堂。參見賴永祥，〈093 天主教捲土重來〉，《教會史話》，第1輯，收入「賴永祥長老史料庫」網站：www.laijohn.com/BOOK1/093.htm（2010年9月21日點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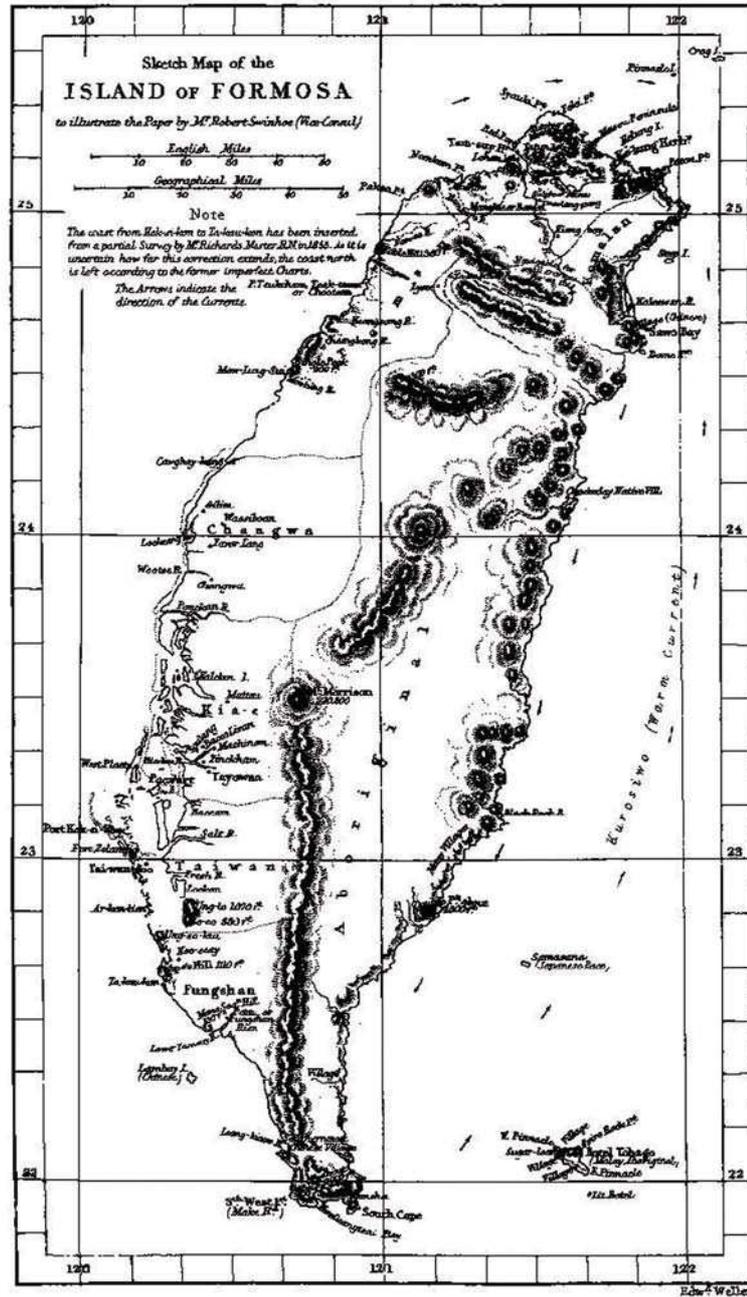


圖1：1862年的臺灣島圖

資料來源：Robert Swinhoe, "Notes on the Island of Formosa," *Journal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London*, Vol. 34 (1864), pp. 6-18.

於中國的報導，在提到臺島動亂時，對來臺的漢人是以「the Fuhkeeu and Canton emigrants」或「Fuhkeen and Canton settlers」等字眼表述。³⁵從官府視角，以閩粵移民稱之的情形，在中文文獻中，從清領臺之後以迄清末，皆是如此。即中國官方多以籍貫或行政區界來分類所統治的人民，西方的用語原本沿之，但19世紀中葉臺灣開埠後，來臺西方人對臺灣客方言人群的表述方式有了很大的轉變，皆一律稱之為Hakka或Hakkas。如甘為霖牧師言，「漢人由超過200萬的福建移民或後代，以及大約25萬名廣東省來的Hakkas所組成」；³⁶或如法國出版的《福爾摩莎考察報告》中言「從語言和習俗方面來看，本地居民可分成兩類：原籍福建的Haklos和從兩廣來的Hakkas」。³⁷

除了直接以Hakka稱述臺島的客方言人群外，當時來臺的西方人也用他們對華南Hakka的既有認知來理解與描述臺灣的客方言人群，以下分述之。

一、強調 Hakka 的遷徙歷史

如Hellmuth Panchow提到「Hakka是中國人口中的一部分，是以遷移的人為名，即為客人（guest people）之意，來自中國北方，但較晚遷至南方各省」；³⁸《福爾摩莎考察報告》稱「Hakkas是中國南方一個特殊社會等級成員的後裔，被人瞧不起，其中一大群在中國剛開始殖民時，逃難到福爾摩沙」；³⁹柯勒（Arthur Corner）⁴⁰表示Hakkalis是「遷徙的民族，散居在整

35 “Notices of Modern China,” *The Chinese Repository* 4 (1835.5-1836.4), pp. 496-497.

36 William Campbell, *Sketches from Formosa* (Taipei: Ch’eng Wen Publishing Company, 1972; Original edition published Marshall Brothers, Ltd., 1915), p. 249; Campbell著，阮宗興譯，《素描福爾摩沙：甘為霖臺灣筆記》（臺北：前衛出版社，2009年），頁239。

37 Reginald Kann著，鄭順德譯，《福爾摩莎考察報告》（臺北：中研院臺史所籌備處，2001年重印1905年版），頁63、227。

38 Hellmuth Panchow, “Die Bevölkerung Formosas,” [The Population of Formosa], i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19th Century German articles concerning Taiwan (Formosa),” Compiled by Douglas Fix, With summaries by Tina Schneider, *Formosa Nineteenth Century Images*: <http://cdm.reed.edu/cdm4/document.php?CISOROOT=%2Fformosa&CISOPTR=1555&REC=1&CISOBX=reclus> (14th May, 2014), p. 62.

39 Kann著，鄭順德譯，《福爾摩莎考察報告》，頁63、227。

40 柯勒（Arthur Corner）為1位住在廈門的英國商人，於1874-1876年間抵臺旅行，前後至少三回。第一回在1874年，由打狗前往屏東三地鄉社口一帶；第2回在1876年2月，由臺南走到淡水；第3回由北而南，走訪日

個大陸，尤其是廣東省南部」。⁴¹瓦伯格（Otto Warburg）⁴²則形容Hakkas「起源神祕，且多災多難」；⁴³李仙德（C. W. Le Gendre）⁴⁴言Hakkas「是廣東省內長期被迫害但很勤奮的一個種族，很早以前，被廣東本地人從中國大陸驅離，移居到臺灣」；⁴⁵萬巴德醫生（Dr. Patrick Manson）⁴⁶猜測臺灣的Hakkas是因為在廣東省原鄉與本地人（Punti）發生爭鬥後被驅逐來臺的；⁴⁷而在北臺灣傳教的馬偕也曾提及：

Hak-kas，據推測是從中國北部某一族人，移到福建然後又移到廣東的後裔。臺灣的北部約有10萬人，他們勇敢又健壯，在中國

月潭。有關在臺的旅行紀事，柯勒曾寫下3篇文章，分別發表在英國《皇家地理學會期刊》和《中國旅行教會公報》上。吳永華，《臺灣動物探險：19世紀西方人在臺灣採集動物的故事》，頁167-170；Harold M. Otness, *One Thousand Westerners in Taiwan; A Biographical and Bibliographical Dictionary* (臺北：中央研究院臺史所籌備處，1999年)，頁34。

- 41 Arthur Corner, "A Tour Through Formosa, from South to North,"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London*, 22:1 (1878): 59.
- 42 瓦伯格（Otto Warburg, 1859-1938），德國植物學者，哲學博士。1885-1889年間，在德國皇家地理學會的經費贊助下，展開了包含臺灣在內的東亞之旅。瓦伯格於1887年的聖誕節期間，從廈門搭船前來淡水，開始他的福爾摩沙之行。瓦伯格抵臺年代是在1888年1-3月間。吳永華，《臺灣動物探險：十九世紀西方人在臺灣採集動物的故事》，頁197-199。
- 43 O. Warburg, "Ueber seine Reisen in Formosa," i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Tina Schneider. Edited by Douglas Fix, "On His Travels in Formosa," *Formosa Nineteenth Century Images*: <http://cdm.reed.edu/cdm4/document.php?CISOROOT=/formosa&CISOPTR=686&REC=4> (Retrieved 14th May, 2014), p. 4.
- 44 李仙德（Charles W. Le Gendre），出生於法國，曾參與美國南北戰爭。1866-1872年間擔任美國駐廈門領事。1867年來臺，鼓動中國官員發動制裁殺害羅妹船號船員的原住民未果，1868年與必麒麟等人會晤原住民首領卓杞篤，並與之達成原住民不再傷害漂流於此的西方船難人員之協議。曾將此行經歷寫成報告，於1871年出版，其中詳述臺灣的資源。1874年鼓動日本出征臺灣。Otness, *One Thousand Westerners in Taiwan; A Biographical and Bibliographical Dictionary*, pp. 97-98. John Shufelt（蘇約翰）著，林淑琴譯，〈李仙得略傳〉，收入費德廉、蘇約翰主編，羅效德、費德廉譯，《李仙得臺灣紀行》（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3年），頁lxxxvii-cii。
- 45 C. W. LeGendre, *Reports on Amoy and the island of Formosa* (Washington: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871), p. 46.
- 46 萬巴德醫生（Dr. Patrick Manson），1866年受聘為中國海關醫員（Medical officer）駐打狗（旗後），負責診療外籍人士及作氣象報告，1871年轉往廈門服務。賴永祥，〈史話229 熱帶醫學之父萬巴德〉，《教會史話》，第1輯，收入「賴永祥長老史料庫」網站：www.laijohn.com/BOOK3/229.htm（2010年9月21日點閱）。
- 47 P. Manson, "A Gossip about Formosa," *China Review*, 2:1 (1873), p. 44；劉克襄，《後山探險：十九世紀外國人在臺灣東海岸的旅行》（臺北：自立晚報社，1992年），頁144-164。

大陸和臺灣都為自己力圖發展。⁴⁸

一小部分人的祖先源自於中國北方的一個部落，他們後來遷移到廣東省的一些地方，再從那裡橫渡至臺灣。這些人叫做Hak-kas (strangers)，他們具有獨特的生活及語言。⁴⁹

必麒麟 (W. A. Pickering)⁵⁰以下對Hakka的認知，也明顯係受華南Hakka概念所影響：

丘陵地、南岬和與原住民相鄰的邊界等地，住著另一種奇特民族Hak-kas。……幾百年以前，他們的祖先離開北方的老家，前往中國的南方逃離和發展，占據大半部分的廣東省，因而惹來廣東本地人的厭惡。大約70年前，Hak-kas和廣東本地人之間發生爭鬥，使整個廣東省陷入混亂狀態。最後，北京政府派兵救援廣東人，歐洲人也出兵相助。之後，幾十萬Hak-kas被屠殺，不少人逃到馬來群島，幾百戶人家也冒險渡海來臺。⁵¹

二、方言接近北京官話

除了以上與Hakka遷徙歷史有關的論述之外，英國駐臺副領事郇和另曾

48 Mackay, *From Far Formosa: The Island, its Peoples and Missions* (Taipei: Ch'eng Wen, 1972), p. 102.

49 Mackay, *From Far Formosa*, p. 93.

50 必麒麟 (William Pickering)，曾任新加坡華人護民官，為英國的海外冒險家，1862年任職於中國海關，1864-1870年間在臺灣旅行，且曾擔任打狗海關官員、安平海關負責人，及英國行天利行 (Messrs James & Neil MacPhail) 和怡和記洋行 (Messrs. Elles & Co.) 臺灣分店店長等職。約在1863年末或1864年初，必麒麟經由道明會神父的安排，經過埤頭和東港溪 (應是高屏溪)，初度訪問臺灣南部的番地。1865年11月與馬雅各牧師從府城出發，先後訪問了新港社、崗仔林、南化、荖濃、六龜、桃源等地的原住民部落。必麒麟在臺灣7年之久 (1864-1870)，後因樟腦事件和健康因素，被迫離開臺灣。Pickering (必麒麟) 原著，陳逸君譯，《歷險福爾摩沙》(臺北：原民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4年)，譯述者序；黃郁彬，〈兩眼盯住臺灣的人——政治探險家必麒麟的賭命生涯〉，收入劉克襄，《探險家在臺灣》，頁31；Campbell著，阮宗興譯，《素描福爾摩沙：甘為霖臺灣筆記》，頁223。

51 Pickering, *Pioneering in Formosa: Recollections of Adventures among Mandarins, Wreckers, & Head-hunting Savages* (Taipei: Ch'eng-wen Publishing Co., 1972), p. 67.

提到一個瑯嶠（Lungkeau）西南方的村莊，其人口主要是「廣東省北方來的Hakkas，其中一些老人家說著標準的北京官話」。⁵²

三、暗指 Hakka 非漢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許多西方人的著述中，雖然不乏將Hakkas視為漢人的描述。如Panchow言Hakkas是臺灣漢人的組成分子之一。⁵³費雪（Adolf Fischer）⁵⁴認為Hakkas是跟野蠻人住得最近的漢人。⁵⁵另如Herbert J. Allen⁵⁶、Wilhelm Joest、Stöpel等人都直稱「Chinese Hakkas」。⁵⁷然而，

52 郁和並表示，這個Hakka庄曾保護在臺灣南方海岸失事的Larpent號的船員免於遭受野蠻人的威脅，因此獲得一封來自荷蘭陸軍上尉的信，以及英國政府豐富的獎賞。Robert Swinhoe, "Additional notes on Formosa,"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London* 10:3 (1866), p. 127.

53 Panchow, "Die Bevölkerung Formosas," i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19th Century German articles concerning Taiwan (Formosa)," (retrieved 14th May, 2014)。

54 費雪（Adolf Fischer, 1856-1914），德國人，1898年2月來臺探訪各地，由基隆上岸後前往臺北、大稻埕、淡水、艋舺，再南下新竹、苗栗、臺中、埔里等地。接著由基隆搭船前往澎湖，途經安平、臺南、打狗、東港、枋寮，再由枋寮循山路經利利社、巴壠衛、太麻里抵達臺東卑南，並搭船前往綠島、蘭嶼然後回到基隆，曾到淡水參觀馬偕所採集收藏的本島動物標本。吳永華，《臺灣動物探險：十九世紀西方人在臺灣採集動物的故事》，頁268-270。

55 Adolf Fischer, "Formosa." *Kringsjaa* 15 (February/March 1900): 241-49, 401-407, i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19th Century German articles concerning Taiwan (Formosa)," Compiled by Douglas Fix, With summaries by Tina Schneider, *Formosa Nineteenth Century Images*: <http://cdm.reed.edu/cdm4/document.php?CISOROOT=%2Fformosa&CISOPTR=1555&REC=1&CISOBX=reclus> (retrieved 14th May, 2014)

56 Herbert J. Allen, 1873年起任英國駐淡水領事，曾於1875年與馬偕與李麻牧師進行一次內陸旅行。Otness, *One Thousand Westerners in Taiwan; A Biographical and Bibliographical Dictionary*, p. 3.

57 Herbert J. Allen, "Notes of a Journey through Formosa from Tamsui to Taiwanfu,"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London* 21 (1877), pp. 258, 266; Wilhelm Joest, "Beiträge zur Kenntniss der Eingebornen der Inseln Formosa und Ceram," [Contributions to the Knowledge on the Aborigines of the Islands of Formosa and Ceram]. *Verhandlungen der Berliner Gessellschaft für Anthropologie, Ethnologie und Urgeschichte* (1882): 53-76, i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19th Century German articles concerning Taiwan (Formosa)," Compiled by Douglas Fix, With summaries by Tina Schneider, *Formosa Nineteenth Century Images*: <http://cdm.reed.edu/cdm4/document.php?CISOROOT=%2Fformosa&CISOPTR=1555&REC=1&CISOBX=reclus> (retrieved 14th May, 2014); K. Th. Stöpel, *Eine Reise in das Innere der Insel Formosa und die erste Besteigung des Niitakayama (Mount Morrison)* [A voyage into the interior of the island of Formosa and the first ascent of Niitakayama (Mount Morrison)]. Buenos Aires: Compañía Sud-Americana de Billetes de Banco, 1905. Stöpel, K. Th. *Eine Reise in das Innere der Insel Formosa und die erste Besteigung des Niitakayama (Mount Morrison)* [A voyage into the interior of the island of Formosa and the first ascent of Niitakayama (Mount Morrison)]. Buenos Aires: Compañía Sud-Americana de Billetes de Banco, 1905. i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19th Century German articles concerning Taiwan (Formosa)," Compiled by Douglas Fix, With summaries by Tina Schneider, *Formosa Nineteenth Century Images*: <http://cdm.reed.edu/cdm4/document.php?CISOROOT=%2Fformosa&CISOPTR=1555&REC=1&CISOBX=reclus> (retrieved 14th May, 2014)。

也有不少19世紀來臺的西方人，在記述時主觀地將Hakkas別於Chinese（漢人，指閩南移民）之外，而這似乎也是緣於對華南土客衝突廣府人對客方言人群非漢種貶抑之辭的影響。如E. Raoul將臺灣的人種分成negritos（矮小黑人）、savages（野蠻人）、Pepohoans（平埔番）、Chinese（漢人）、Hakkas五類。⁵⁸或如Le Gendre走訪後壠（Oulan）東邊山腳的田地時，指出那些土地的主人是Hakkas「雖然他們刮鬍子、留辮子，並過著漢人般的生活，但他們大都不理會漢人的法規」。⁵⁹Le Monnier談到：

Hakka是接近文明的部族，雖然臺灣的漢人認為他們是非我族類。由於Hakka和半野蠻的原住民住得很近，並和他們通婚，採用很多當地的習俗，因此和漢人幾乎不像了。⁶⁰

Paul Ibis曾於1877年走訪六龜里（Lakuli），因此對當地Hakka的外貌特徵、婦女及生業方式有清楚的描述，但顯然他也將Hakka別於Chinese之外：

在更高處，尤其是在最高的山區，我遇到一群特殊的人，既不像漢人也不像原住民，漢人稱他們為Hakka。他們的外表不像蒙古人也不像馬來人，甚至會誤認他們是吉普賽人，或誤以為他們屬於一個印歐語系的種族。另外一個可能比較正確的說法，說他們是

58 E. Raoul, *Les gages nécessaires: Yun-nan, estuaire du Yang-tse, Hainan, Formose. Première Partie, Formose* [The necessary sacrifices: Yunan, estuary of the Yang-tse, Hainan, Formosa. Part 1, Formosa]. Paris: Challamel ainé, 1885. Summary by Amy Heneveld, i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19th Century French Articles Concerning Taiwan (Formosa)," Compiled by Douglas Fix, With summaries by Amy Heneveld, *Formosa Nineteenth Century Images*: <http://cdm.reed.edu/cdm4/document.php?CISOROOT=/formosa&CISOPTR=1623&REC=2> (Retrieved 14th May, 2014)。

59 LeGendre, *Reports on Amoy and the island of Formosa*, p. 46.

60 Franz Ritter von. Le Monnier, "Die Insel Formosa," [The island Formosa]. *Deutsche Rundschau für Geographie und Statistik* 7:3 (1884): 97-103, 106-108; 7:5 (1885): 210-221, i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19th Century German articles concerning Taiwan (Formosa)," Compiled by Douglas Fix, With summaries by Tina Schneider, *Formosa Nineteenth Century Images*: [hap://cdm.reed.edu/cdm4/document.php?CISOROOT=%2Fformosa&CISOPTR=1555&REC=1&CISOBX=reclus](http://cdm.reed.edu/cdm4/document.php?CISOROOT=%2Fformosa&CISOPTR=1555&REC=1&CISOBX=reclus) (retrieved 14th May, 2014), p. 50.

南中國山區的原住民，很久以前和廣東人一起來到臺灣。哪一個見解是正確的很難斷定，因為客家人在生活方式和漢人（Chinese）一模一樣了，他們忘記他們的語言，也不知道自己的歷史……。Hakka大多體格強壯，比漢人和馬來人皮膚還黑。他們的臉形是橢圓形的，額高，鼻子筆直平坦。雙唇薄而不厚，嘴巴不大。眉毛、睫毛、鬍鬚濃密。二十歲的男子已經留個莊嚴的小鬍子了。下巴和嘴部的鬍子很勤勞地剃乾淨。他們的表情精力充沛、通情達理，態度嚴肅、高尚安靜，如同一位真正的印地安人。⁶¹

綜上觀之，西方人的記述中比較少清楚地將說閩南方言的福老另外標示，多以Chinese稱之，如此一來，常常被另外提及的Hakkas與漢人身分間的關係，就顯得曖昧而尷尬。自北方南來的遷移史、方言近官話，甚或Hakka為非漢的說法，都是19世紀中葉後西方人對華南Hakka的片面理解，也因此被投射在來臺西方人看待臺灣Hakka的視角之中。

肆、19世紀西方人對臺灣 Hakka 的認識之二： 在地觀察的臺灣 Hakka 像

19世紀來臺的西方人記述中，除了前述可能直接受華南Hakka認知影響的理解外，對於在臺漢人，其實有著比清代官員較為貼近實情的人群分類認知，以及許多對於臺島Hakka實地走訪後的在地觀察。以下分述之。

61 Paul Ibis, "Auf Formosa: Ethnographische Wanderungen," [On Formosa: Ethnographic Travels], in Christian Buss 譯, Douglas Fix編輯, "On Formosa: Ethnographic travels of Paul Ibis," Formosa Nineteenth Century Images: <http://cdm.reed.edu/cdm4/document.php?CISOROOT=/formosa&CISOPTR=1306&REC=8> (retrieved 14th May, 2014), p. 32。

一、臺灣漢人方言群分類

在現代族群分類概念未興起之前，籍貫一直是古老中國對人群分類的主要原則。對於一個幅員廣袤的帝國而言，移民來自何屬是重要的，他的方音則未必。然而究其實，清代來臺的閩粵移民之中，若就方言群與省籍來分界，呈現的是兩條交錯的界線，藉此可以分隔出四個不同組合的人群屬性，即以漳泉移民為主的閩省閩南方言移民、以汀州移民為主的閩省客方言移民、以嘉應州移民為主的粵省客方言移民，及潮惠沿岸的粵省閩南方言移民。⁶²

雖然來臺漢人的人群屬性存在一定的複雜性，但就清帝國及其官員而言，對來臺漢人的分類多依省籍或州府為界線，所以在文獻中常可看到「粵與漳、泉又名為三籍，各分氣類」之類的記載，⁶³雖然偶有如《安平縣雜記》清楚表示，近山客莊之粵人「語音獨別，均是潮、惠鄉譚」，⁶⁴或有不少文獻在提及分類械鬥時，常有「閩潮合」、「汀附粵」等跨省界方言認同的記載，但能透析省籍與方言界線交錯下的人群分類實態者，除了康熙末年閩浙總督覺羅滿保〈題義民效力議效疏〉⁶⁵外，仍屬少見。職是之故，我們似乎很難從清代相關的中文文獻中理解省籍與方言界線交錯下人群的分類模式為何？而19世紀中葉後來臺的西方人對Hakka的相關記述，卻能讓我們更深入了解清代臺灣漢人的分類實態。

19世紀中葉以後來臺的西方人，多認為臺灣漢人主要是Hok-los、Hak-

62 林正慧，〈閩粵？福客？清代臺灣漢人族群關係新探——以屏東平原為例〉，《國史館學術集刊》，第6期（2005年9月），頁1-60。

63 卞寶第，〈閩嶠輜軒錄〉，收入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輿地彙鈔》，臺灣文獻叢刊第216種〔以下簡稱文叢〕（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5年）。清代臺灣相關文獻中，此類記載相當多，諸如「漳人與泉、粵民人，素分氣類」、「閩、廣之人，各分氣類」，不勝枚舉。〈兵部「為內閣抄出將軍公福康安等奏」移會〉，收入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案彙錄庚集》，文叢第200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4年），頁167；《平臺紀事本末》，文叢第16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年），頁1。

64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安平縣雜記》，文叢第52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年），頁9。

65 覺羅滿保的奏文顯示，清代康熙末年的下淡水地區，人群呈現同方言人群的跨省結合。覺羅滿保，〈題義民效力議效疏〉，收於王瑛曾，《重修鳳山縣志》，文叢第146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年重刊1764年版），頁343-344。

kas二類，即以方言為別分為福老與客家，此與官方文獻以籍別為閩、粵移民相當不同。如1873年來臺的史蒂瑞（Joseph Beal Steere）⁶⁶曾言，「外國傳教士在福爾摩沙傳道時，所使用的是廈門的方言，他們不只在漢人中間使用這種方言，也在原住民之中使用」。⁶⁷換言之，19世紀中葉後來臺西方人所接觸到的漢人，除了他們眼中的Hakka外，就是人數更多的說著閩南方言的漢人。

來臺西方人能夠清楚地辨別福老或Hakka的不同，係因Hakka就是在廣東省內與廣府、福老各方言群的爭持中生成的方言人群語詞，加上西方人對於漢語各方言的差異感受較為直接而深刻。如必麒麟言，「中國是一個龐大的帝國，由數十個省份組成，各省人民使用不同的方言，其語言相異的程度，仿如法語和德語或英語與西班牙語」。⁶⁸馬偕曾表示，「不同的環境會造成不同的語言，臺灣各地漢人的語言也有類似的變化。大陸的漢人和臺灣的漢人，很容易就能辨認出來」。⁶⁹甘為霖亦表示，臺灣Hakka的方言，和福爾摩沙其他漢人所說的語言相當不同。⁷⁰

在以方言識別臺灣漢人的同時，少數西方人的記述資料顯示，已有人能夠了解不同方言人群的跨省分布現象。如必麒麟曾言：

西部沿岸和從北到南的整個沖積平原，都由來自中國福建省的移民們居住著，他們說的是歐洲人所謂廈門話的一些變體。除掉

66 史蒂瑞（Joseph Beal Steere, 1842-1940），曾為美國密西根大學動物學教授，1873年10月初，以「美國密西根博物館自然史採集員」的身分，經由香港、廈門，抵達打狗。之後在甘為霖牧師和英國駐打狗海關代理幫辦T. L. Bullock的陪同下，由臺南北上，前往嘉義、日月潭、埔里、霧社、彰化等地進行採集工作，停留近三個月；然後經苗栗、新竹、大溪，抵達淡水，拜會馬偕牧師。1874年3月16日，從打狗南下，經過鳳山、潮州，抵達萬金庄、大武山區採集。同年6月離臺，前往菲律賓。Steere原著，林弘宣譯，《福爾摩沙及其住民：19世紀美國博物學家的臺灣調查筆記》；吳永華，《臺灣特有植物發現史》（臺北：晨星，2006年），頁43。

67 Steere, *Formosa and Its Inhabitants*, p. 164.

68 Pickering, *Pioneering in Formosa*, p. 50; 陳逸君譯，《歷險福爾摩沙》，頁61。

69 Mackay, *From Far Formosa*, p. 98; 林晚生譯，《福爾摩沙紀事：馬偕臺灣回憶錄》，頁92。

70 Campbell, *Sketches from Formosa*, p. 55; Campbell, *An Account of Missionary Success in the Island of Formosa*, p. 441.

廣東北部的潮州府之外，中國其他各省的人完全聽不懂這種話。這些移民叫作「福老人」（Hok-los）。⁷¹

顯示必麒麟清楚地了解福老語群的分布是跨閩粵二省。而這也意味著，不同於官方文獻皆以行政區劃分類人群，來臺西方人以其親身接觸聽聞的語音來辨別漢人。

對19世紀帶著華南Hakka認知來臺的西方人而言，知道粵省內存在福老語群，進而了解福老語群的跨省分布，似乎不是太難的問題。比較困難的應該是跨出粵省之外，他們是否知道閩省內存在客方言群。這個部分，史蒂瑞的記述資料裡留下了與此有關的敏銳觀察。史蒂瑞1876年曾言，臺灣的漢人約有三百萬，大部分來自福建省，另有少數被認為來自廣東的Hakkas。⁷²但後來史蒂瑞修正了他的說法，表示臺灣許多村落中的Hakkas，原係分布於廣東省與福建省，但仍被當地的住民視為外來者。⁷³這是19世紀的西方文獻中，少見地不把臺灣的Hakkas僅視為廣東省移民者的觀察。

此外，來臺西方人的記述資料也顯示，Hakka並非臺島漢人慣用的稱呼，無論是他稱或自稱。如必麒麟提到臺灣的Hak-kas時，表示「他們自稱為客人（strangers），或如福老人（Hok-los）稱之為「客人」（Kheh-lang）」；⁷⁴或如史蒂瑞言Hakkas的「村落與其他中國漢人有些距離，被稱為ke-lang（客人），或自己稱為「客人」（strangers）」；⁷⁵萬巴德醫生亦曾言「Hakkas——或如福建方言（Fokien dialect）稱之為Khaelang——人口並不多，卻未為其他族同化，仍保有自己的語言，特殊的衣著與習性」。⁷⁶

71 Pickering, *Pioneering in Formosa*, p. 66.

72 Steere, "Formos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New York*, 6 (1876), p. 317.

73 Steere, *Formosa and Its Inhabitants*, p. 125.

74 Pickering, *Pioneering in Formosa*, p. 67.

75 Steere, "Steere's Letter from Formosa," http://cdm.reed.edu/cdm4/document.php?CISOROOT=%2Fformosa&CISO_PTR=642&REC=19&CISOBX=ke- (retrieved 14th May, 2014), p. 20.

76 Manson, "A Gossip about Formosa," p. 44; 劉克襄，《後山探險：19世紀外國人在臺灣東海岸的旅行》，頁144-164。

由以上幾則例證可知，雖然19世紀中葉後來臺的西方人在提到臺灣的客方言人群時，皆已一律稱之為Hakkas，但Hakka稱謂其實不是在地用語，島內漢人可能甚至未曾聽聞，因為當時臺島的客方言人群是被另一個方言人群以閩南方言拼音的Kheh-lang、Khaelang或Ke-lang（皆即「客人」之意）稱之。

若我們進一步參考民間文書資料，可以發現，以上所述19世紀西方人觀察到的「客人」稱謂，其實應是清代臺灣民間沿用已久的習慣用語。如〈臺南從軍義民紀略〉言「客人者，廣東嘉平鎮三州邑僑寓之人也，先是臺灣，明亡鄭氏據有其地，康熙初始入版圖，內地流人僑寓者閩人謂之狔狔，粵人謂之客人」，⁷⁷或如道光年間一件民間古文書中，將「淡屬客人」與「全淡粵人」並稱，⁷⁸顯示出至遲到了乾隆末年，除了官方慣用的閩、粵稱謂外，臺灣民間已存在另一種對人群的分類，互稱為客人與福老。以上文獻與上述西方人記述相互參補，可清楚地了解，「客人」一詞應為清代臺灣民間慣用的人群稱謂。

二、對臺島 Hakka 的在地觀察

關於19世紀中葉後來臺的西方人對於臺島Hakka的在地觀察，以下略以Hakka的分布、生業方式、族群關係、天性風俗、對西方宗教的態度等面向歸納說明之。

（一）分布

對於臺灣Hakka的分布，甘為霖牧師提到「主要分布於鳳山縣，及彰化、竹塹的一部分」。⁷⁹必麒麟則表示Hak-kas「在較低山脈之間的鄉村、南角，以及在野人地區之邊界的各處地方」。⁸⁰

許多來臺遊歷的西方人常會提到走訪過的Hakka聚落，若稍加整理，在臺灣北部，有如甘為霖提到中壠（Tiong-lek）的居民「大多是來自福建的

77 〈臺南從軍義民紀略〉，《廣東文徵》（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78年），頁239-242。

78 黃榮洛，〈有關清代閩粵械鬥的一件民間古文書〉，《臺灣風物》，第40卷第4期（1990年12月），頁143。

79 Campbell, *An Account of Missionary Success in the Island of Formosa* (Taipei: Ch'eng Wen Publishing Company, 1972), p. 441.

80 Pickering, *Pioneering in Formosa*, p. 67.

漢人，只有少數是原住民和來自廣東的Hakkas」；⁸¹馬偕提到霄裡（Siau-li）「那裡的居民稱為客家人」。⁸²此外並言「Hakkas大多住在新竹（Sintiak）和苗栗（Biau-lek）」。⁸³史蒂瑞則提到「我們經過數個村莊與有圍牆的竹塹市（Tek-cham），大部分的人口為Hakkas」⁸⁴；甘為霖提到，貓裡（Ba-nih，今苗栗）「是個忙碌的市鎮，當地的居民大多是Hakka」。⁸⁵往近山一帶走去，馬偕提到，從竹塹往山區去約十哩遠處，有個稱為月眉（Geh-bai）的Hakka村落；⁸⁶必麒麟則曾走訪一個高山西麓下的Hak-ka聚落南莊（Lam-tsng）。⁸⁷

臺灣中部則有甘為霖提到東勢角（Tang-si-kak）「有許多聰明的Hakka」。⁸⁸或是臺灣中部靠近岸裡社域附近的大湳（Toalam或Twalam），是史蒂瑞第一次接觸到臺灣Hakkas的地方：

因為大湳是生番經常前來交易的地方，所以我們希望在這裡再次碰見生番。雖然福爾摩沙北部有許多Hakkas，但此時卻是我第一次接觸到Hakkas。⁸⁹

往楠梓仙河流域一帶走，Francis White提到山杉林（Sua-sam-la）是個熟番的村莊，不久就要越過一條河的支流，穿過Hakka定居的地方。⁹⁰必麒麟

81 Campbell, *Sketches from Formosa*, p. 54.

82 Mackay著，王榮昌等譯，《馬偕日記，1871-1901》，1（臺北：玉山社，2012年），頁120-121。

83 Mackay, *From Far Formosa*, p. 102；林晚生譯，《福爾摩沙紀事：馬偕臺灣回憶錄》，頁95-96。

84 Steere, *Formosa and Its Inhabitants*, p. 65.

85 Campbell, *Sketches from Formosa*, p. 55.

86 Mackay, *From Far Formosa*, p. 157.

87 Pickering, *Pioneering in Formosa*, p. 118；陳逸君譯，《歷險福爾摩沙》，頁125。

88 Campbell, *Sketches from Formosa*, p. 230.

89 Steere, *Formosa and Its Inhabitants*, p. 63；Steere原著，林弘宣譯，《福爾摩沙及其住民》，頁98。

90 Francis White, "A Visit to the Interior of South Formosa," *The Cycle: A Political and Literary Review* 17 (1870): 198, in *Formosa Nineteenth Century Images*: <http://cdm.reed.edu/cdm4/document.php?CISOROOT=/formosa&CISOPTR=792&REC=13> (retrieved 14th May, 2014).

麟則提到，他在芒仔社（Banga）時，社人正跟一個叫Lim-ui-tsing的Hakkas村莊，以及荖濃人打仗。⁹¹

如果遊歷的路線再往南前進，曾於1873年來臺的攝影家湯姆生（John Thomson）⁹²提到南臺灣的主要居民為福建省民與Hak-kas。⁹³過了當時稱為下淡水溪的高屏溪，就進入六堆客庄的大本營。必麒麟提到，第1次遇到臺灣Hakka是在下淡水的阿緱（A-kau）：

在這裡，我們受到埤頭的那位主人的一個親戚的慇懃招待，他警告我們在經過那個好勇鬥狠的Hak-kas地區時所可能遭遇的危險。……在群眾之中有幾位Hak-ka婦女，她們經過相當遠的距離來到這個市集，她們的肩膀上放著一根棍子，挑著一些草和各種家庭製造品。⁹⁴

1867年美籍羅妹號船在恆春半島遭難，使得當時的恆春半島成為臺島西方人的注目焦點。李仙德即提到：

當我們向東方前進時，經過了懸崖，來到Liangkiau的溪谷。我們很快經過稻田，有漢人的田、Chasiang和Sialiao通婚後代的

91 Pickering, "Among the Savages of Central Formosa, 1866-1867," *The Messenger and Missionary Record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 n.s.* 3 (1878), p. 31, in *Formosa Nineteenth Century Images*: <http://cdm.reed.edu/cdm4/document.php?CISOROOT=/formosa&CISOPTR=851&REC=12> (retrieved 14th May, 2014)。

92 湯姆生（John Thomson, 1837-1921），英國蘇格蘭人，攝影家。曾有長達10年（1863-1872）的時間在遠東地區旅行，其中6年在中國度過，一生中共出了10本書，皆與報導攝影有關，其中6本是描寫中國。1871年3月湯姆生在廈門巧遇英籍傳教士馬雅各（Dr. James L. Maxwell），即決定隨他到臺灣遊歷。抵臺時，湯姆生即在馬雅各牧師的陪同下，走訪府城東方山崗教會一帶的平埔族部落，之後往南遊歷靠近山區的荖濃溪、六龜里一帶，約在5月底之前離開臺灣。湯姆生此行，為臺灣留下許多珍貴影像，也詳盡地記述臺灣的地理環境、遇見的人種、服裝與居所，以及動物等。Otness, *One Thousand Westerners in Taiwan: A Biographical and Bibliographical Dictionary*, p. 157；王雅倫，《法國珍藏早期臺灣影像：攝影與歷史的對話》（臺北：雄獅圖書，2006年），頁25-42；Chantal Zheng（白尚德）著，鄭順德譯，《19世紀歐洲人在臺灣》，頁86。

93 J. Thomson, "Notes of a Journey in Southern Formosa," *Journal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London* 43 (1873), p. 100.

94 Pickering, *Pioneering in Formosa*, p. 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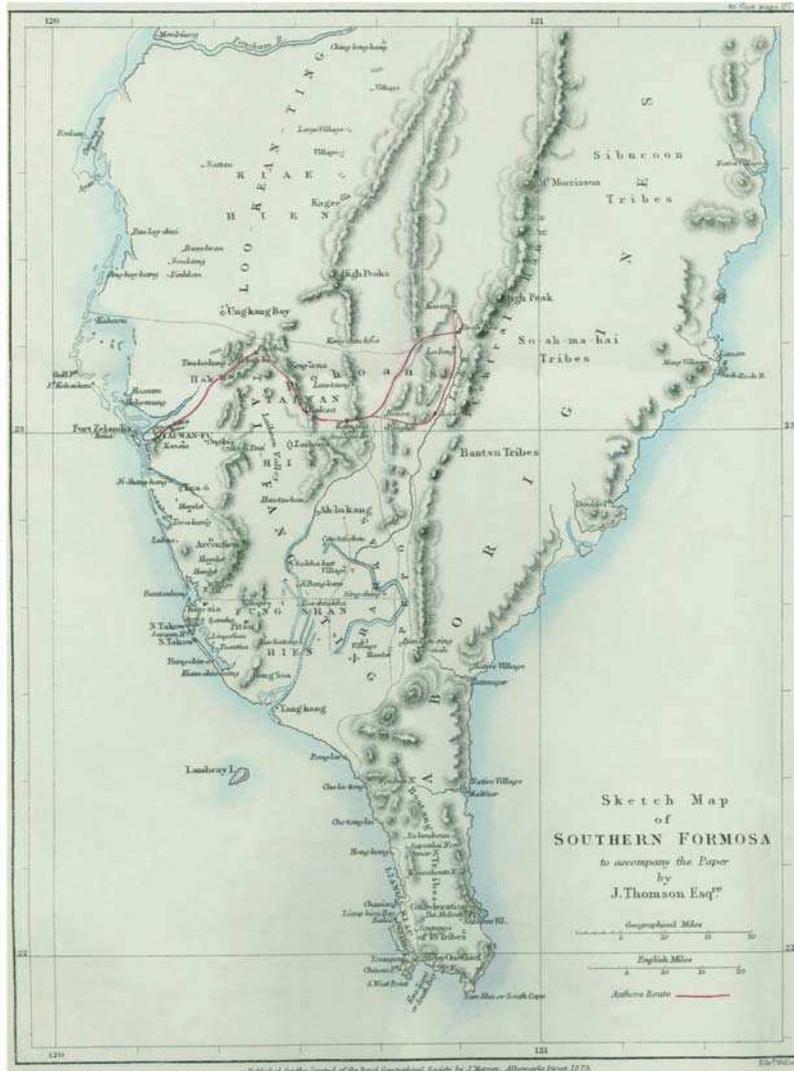


圖2：1873年的臺灣南部

資料來源：J. Thomson, "Notes of a Journey in Southern Formosa," *Journal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London*, Vol. 43 (1873), pp. 97-107.

說明：圖上紅線為Thomson與Maxwell牧師一行人走過的路線，由臺灣府出發，沿途經過Pao-be（拔馬）、Balesa（木柵）、Kamana（柑仔林）、Kasanpo（甲仙埔）、Pa ah-liau（匏仔寮）、La-lung（荖濃）、La-ko-li（六龜里），最後再回到柑仔林之原路返回臺灣府，約花一個星期的時間。此路線必麒麟、馬雅各及日後的J. D. La Touche等人都曾描述過，可說是當時遊歷臺灣的觀光路線。參見呂理政、魏德文編，《經緯福爾摩沙》（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南天書局，2006年），頁121。

田、保力Hakkas的田。⁹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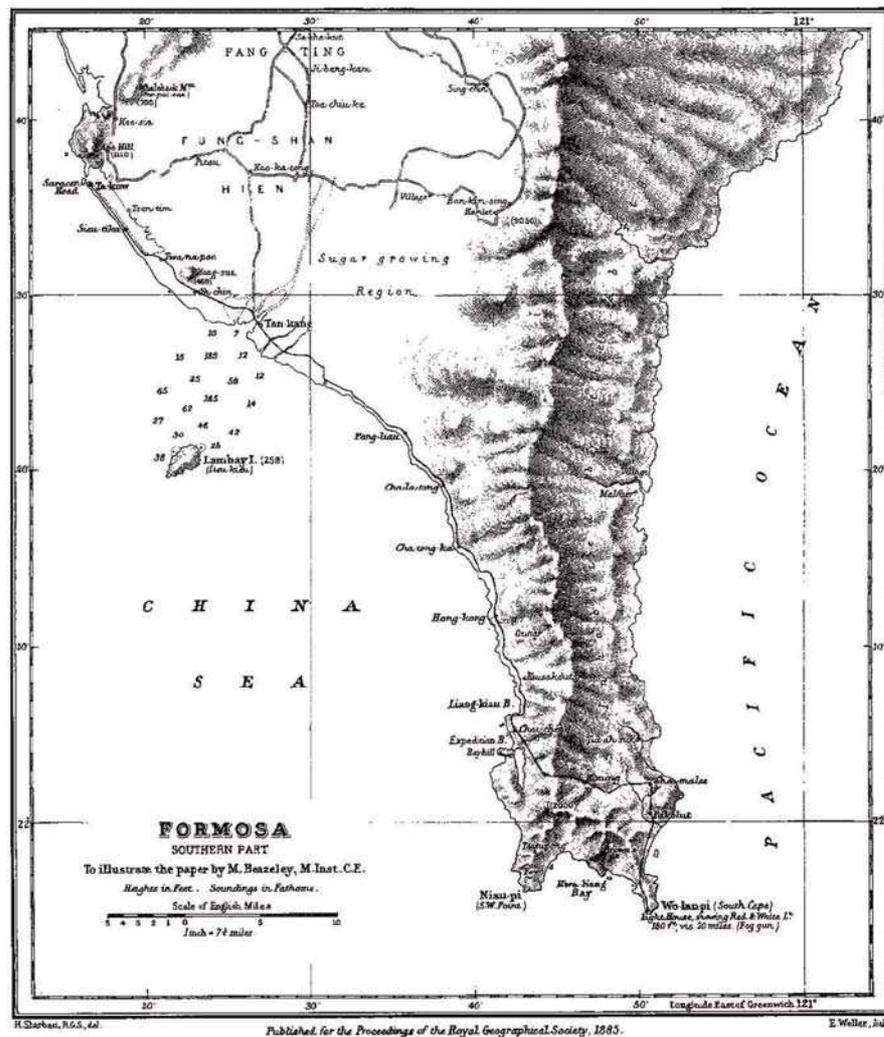


圖3：1875年的恆春半島

資料來源：M. Beazeley, "Notes of an overland Journey Through the South Part of Formosa, from Takow to the South Cape, in 1875, with an Introductory Sketch of the Island,"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and Monthly Record of Geography, New Monthly Series*, Vol. 7, No. 1 (1885).

⁹⁵ LeGendre, *Reports on Amoy and the island of Formosa*, p. 29.

1887年由臺灣南端岬角沿東海岸徒步約100公里前往卑南平原的泰勒（George Taylor）⁹⁶提到Shamalee（射麻里）有Hakkas分布，⁹⁷並且在東部鄰近排灣部落的Chen-a-mia發現11戶好客的Hakkas，「他們的房子組成方形，周遭圍有竹柵」。⁹⁸此外，余饒理（George Ede）⁹⁹也接觸到了東部的Hakkas：

沿著河谷到一個叫巴墾衛（Pa-long-ui）的村莊。在那裡他們看見很多Hakkas的房子，漢人式的，因為土地肥沃，所以Hakkas定居於此。¹⁰⁰

除了Hakka分布的聚落之外，來臺的西方人也注意到Hakka的住地多介於福老與原住民之間，如史蒂瑞言「Hak-kas主要分布在臺灣北部，且多在近山接近生番的地區」；¹⁰¹湯姆生言「Hakkas的住地非常靠近生番，且以以物易物的方式與原住民進行交易」；¹⁰²李仙德言臺灣的Hakkas「大多定居在

96 泰勒（George Taylor），1887年5月從臺灣最南端的岬角北上，沿東海岸徒步約一百公里，前往卑南平原，隨行的還有潘文杰與22名排灣族和Hakkas。在泰勒此行之前，西方人對臺灣東部少有記載。此外，與由打狗搭船，經過南端，直接登岸，再深入卑南平原，或更北的地方宣教的基督教長老教會的李麻牧師（1875）、巴克禮牧師（1881/04）的觀察紀錄多半局限在北邊不同，泰勒此行的觀察紀錄詳細描述東南部每一處溪流、海岸河口與部落生活的狀況，被認為是19世紀中葉以後，西方人在臺旅行報告的代表作之一。劉克襄，《後山探險：19世紀外國人在臺灣東海岸的旅行》，頁80-83。

97 G. Taylor, "A Ramble Through Southern Formosa," *The China Review* 16:3 (1888), p. 137；劉克襄，《後山探險：19世紀外國人在臺灣東海岸的旅行》，頁85。

98 Taylor, "A Ramble Through Southern Formosa," p. 142；劉克襄，《後山探險：19世紀外國人在臺灣東海岸的旅行》，頁95-96。

99 余饒理牧師（George Ede），英國長老教會傳教士，1883-1903年間在臺南傳教。Otness, *One Thousand Westerners in Taiwan; A Biographical and Bibliographical Dictionary*, p. 47.

100 G. Kurze, "Missionar G. Edes Reise durch das östliche Formosa," [Missionary G. Ede's Travels Through Eastern Formosa]. *Mitteilungen der Geographischen Gesellschaft (für Thüringen) zu Jena* 10 (1891): 22-32; 11 (1892): 13-21, i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19th Century German articles concerning Taiwan (Formosa)," Compiled by Douglas Fix, With summaries by Tina Schneider, *Formosa Nineteenth Century Images*: <http://cdm.reed.edu/cdm4/document.php?CISOROOT=%2Fformosa&CISOPTR=1555&REC=1&CISOBX=reclus> (retrieved 14th May, 2014), p. 40.

101 Steere, "Formosa," p. 317.

102 Thomson, *China and its People in Early Photographs*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Inc., 1982), vol. I., Plate XXIV.

住著好客部族的平原和住著漢人的海岸之間」¹⁰³；萬巴德醫生言，從屏東平原往山裡走去，先「進入Hakka的鄉野，之後是平埔族，再過去則是山區土著」。¹⁰⁴

以上這些觀察，其實在清代中文文獻中也可以看到類似的記載。如林豪《東瀛紀事》中言，「臺灣大勢，海口多泉，內山多漳，再入與生番毗連則為粵籍人。」¹⁰⁵吳子光《臺灣紀事》中言「至臺地人民，籍有閩、粵。閩莊多依海墘，粵莊多近山而貧。故設隘禦番之舉、出險亨屯之役，粵民頗有得力處」¹⁰⁶。或如洪棄生《寄鶴齋選集》中言「臺灣之地，閩民居近海、粵民居近山，而土番居深山。閩民日推廣，則粵民日深入；粵民日深入，則土番日遠徙。」¹⁰⁷顯示客方言人群位處於福老與原住民間的分佈現象，是清代臺灣顯著的聚落特徵，因此在中、西文獻中皆可看到許多類似的記載。

綜觀19世紀來臺西方人對Hakka分布的描述，多偏重於中北部或恆春半島，對於清代中文文獻中留下諸多記述的南部Hakka大本營的六堆地區甚少提及。¹⁰⁸

（二）生業方式

19世紀來臺西方人在提及Hakka生業方式時，最常被提及的是重視農耕。如Panchow即言「Hakkas主要從事農業」；¹⁰⁹萬巴德醫生亦言：

103 LeGendre, *Reports on Amoy and the island of Formosa*, p. 43.

104 Manson, "A Gossip about Formosa," p. 44.

105 林豪，〈鹿港防勦始末〉，《東瀛紀事》，文叢第8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5年），頁16。

106 吳子光，《臺灣紀事》，文叢第36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年重刊1875年版），頁79。

107 洪棄生，《寄鶴齋選集》，文叢第304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72年），頁54。

108 如言「粵民籍隸，百餘年來，生聚保養，丁壯累十數萬，自港西上界抵港東盡處，沿山麓八、九十里，美壤膏腴，悉被占住，地據上游，村莊聯絡，聲息可通，大者幾萬戶，小亦不下三、兩千」。盧德嘉，《鳳山縣采訪冊》，文叢第73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年），頁433。或言「南路淡水三十三莊，皆粵民墾耕。」劉良璧，《重修福建臺灣府志》，文叢第74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年），頁498。「鳳山所屬山豬毛係東港上游粵民一百餘莊」，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福建通志臺灣府》，文叢第84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年），頁1009。

109 Panchow, "Die Bevölkerung Formosas," i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19th Century German articles concerning Taiwan (Formosa)," (retrieved 14th May, 2014)。

「Hakkas和其他鄰居一樣務農，但能力更強」。¹¹⁰Allen提到，1875年11月從北部的淡水出發，在艋舺留宿一夜之後再往南走，途中經過經過由廣東省移民來的Hakka村莊，「田地主要種植稻米和蔗糖，生活好像過得十分富裕」。¹¹¹李仙德提及恆春半島一帶的Hakkas時表示：

他們從事交易和耕種，他們靈活運用知識促進農業。漢人和平埔番在這方面較不專業，而原住民則更是完全不行。他們很多農田散布在河谷中，但他們主要在保力耕種。¹¹²

泰勒則提到東部鄰近排灣部落的Chen-a-mia發現11戶好客的Hakkas，「山谷附近平原伸展約一里，都栽種稻米，看來十分迷人」。¹¹³

對於當時臺島Hakka的生業方式，除了種植米、糖之外，來臺西方人另外也特別提到樟腦和石油。如陶德（John Dodd）¹¹⁴說，「說到茶葉、木炭，甚至樟腦，不得不歸功於Hakka Hillmen（山區客家人）」。¹¹⁵《福爾摩莎考察報告》中也有提及Hakka與樟腦的關係：

他們大部分住在原住民邊界的鄰近地區，尤其是在苗栗廳和南投廳，絕大部份開採樟樹的工人都是客家人。¹¹⁶

110 Manson, "A Gossip about Formosa," p. 44.

111 Allen, "Notes of a journey through Formosa from Tamsui to Taiwanfu," pp. 258, 261.

112 LeGendre, "The Country from Pong-lee to Kwa-liang Bay. The murder of the "Rover's" crew. British and American expeditions against the aboriginal tribes of Southern Formosa." *Foreign Adventurers and the Aborigines of Southern Taiwan, 1867-1874* (臺北：中研院臺史所，2005年重刊1874年版)，pp. 69-85.

113 Taylor, "A Ramble Through Southern Formosa," p. 142；劉克襄，〈後山探險：19世紀外國人在臺灣東海岸的旅行〉，頁95-96。

114 陶德在北臺定居長達26年（1864-1890），足跡遍及北臺東、西岸，以及廣泛的泰雅族區域。參見陳政三，〈翱翔福爾摩沙：英國外交官鄒和晚清臺灣紀行〉，頁75。

115 John Dodd, *Journal of a Blockaded Resident in North Fomosa* (Taipei: Ch'eng Wen Publishing, 1972), p. 154; Dodd著，陳政三譯，〈泡茶走西仔反：清法戰爭臺灣外記〉（臺北：臺灣書局，2007年），頁124。

116 Kann著，鄭順德譯，〈福爾摩莎考察報告〉，頁63、227。

梅威令醫生（W. Wykeham Myers）¹¹⁷亦言：

我們必須理解的是，絕大部分的樟樹是位於原住民領地，屬於清朝政府控制的區域，因此只能藉由與原住民保持友好關係的Hakkas和邊疆的一半社會的合作，才可以買到位於野蠻人領地的樟樹。¹¹⁸

李仙德也曾表示臺灣的樟腦要歸功「Hakkas的勤奮努力」。¹¹⁹他還進一步提到在後壠（Oulan）東邊的山腳下，「看到很多田地，種了大量的煙草、馬鈴薯、甘蔗，另外有很多樟腦蒸餾火爐正在運作」，¹²⁰並對Hakkas煉製樟腦的過程，詳細說明：

臺灣中部的Hakkas花費大量時間生產樟腦。生產過程非常簡單。……，他們將樟腦樹切成小塊，每塊約1/4英吋厚，3英吋長，並將其放置在陶器中，伴隨很多水蒸氣。水氣滲透進樟腦樹，並與樹脂結合，之後將這些放入一個大的冷凝器，當遇見冷空氣時，樟腦就會轉換成結晶體。¹²¹

臺灣的石油據說是陶德發現的，而地點就在Hakkas分布區域。李仙德提到：

117 梅威令（W. Wykeham Myers）醫生，曾任旗后醫館醫師，之後在臺南募款建慕德醫院（David Manson Memorial Hospital），在院內推動醫學教育。Otness, *One Thousand Westerners in Taiwan: A Biographical and Bibliographical Dictionary*, p. 120.

118 W. Wykeham Myers, "An Historical and General Memorandum on the Camphor-trade in Formosa from 1868-1895,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Foreign Relations therewith," *Natives of Formosa, British Reports of the Taiwan indigenous People, 1650-1950* (臺北：順益臺灣原住民博物館，2001年)，pp. 190-200.

119 LeGendre, *Reports on Amoy and the island of Formosa*, p. 46.

120 LeGendre, *Reports on Amoy and the island of Formosa*, p. 46.

121 LeGendre, *Reports on Amoy and the island of Formosa*, p. 43.

1868年，山脈的煤礦就是在「基隆沙岩」發現的。這種油從山腳的裂縫流出來，Hakkas用大木桶來接，並等它沉澱。

並言，當地居民將此油用於照明，或用於治療瘀青和受傷。¹²²

此外，西方人也注意到，南臺灣的Hakka在武器製造上的能力。如李仙德言，Hakkas在保力不僅有火藥倉庫，也有小規模的製造槍枝或鍛造竹製弓箭上金屬的手工業，將之賣給附近的原住民。¹²³萬巴德醫生亦言：Hakkas「也造槍與刀矛給土著，任何人若熟悉這塊土地，不難體會他們物盡其用的才能」。¹²⁴

（三）族群關係

許多來臺西方人察覺到了臺島的福老與Hakka關係不睦。如Elisée Reclus提到「Hakka和其他從大陸來的移民，來到新的地方仍然繼續爭吵」。¹²⁵此外，對於Hakka在臺灣中北部散居福老之間的情形，馬偕注意到新竹、苗栗一帶Hakka方言可能流失的情形：

他們大多住在新竹和苗栗的城鎮和鄉間，是漢人與原住民交界地的開拓者。他們說的是廣東的一種方言，但是年輕一代都學福老話，因此將來客家話恐怕會消失掉。¹²⁶

而臺灣中北部的Hakkas與原住民的相處情形，陶德有較多的相關記述：

122 LeGendre, *Reports on Amoy and the island of Formosa*, p. 41.

123 LeGendre, "The Country from Pong-lee to Kwa-liang Bay. The murder of the "Rover's" crew. British and American expeditions against the aboriginal tribes of Southern Formosa," pp. 69-85.

124 Manson, "A Gossip about Formosa," p. 44.

125 Elisée Reclus, "Formosa," *The Earth and Its Inhabitants, Asia. Vol. II, East Asia: Chinese Empire, Corea, and Japan*, Edited by A. H. Keane (New York: D. Appleton, 1884), in *Formosa Nineteenth Century Images*: <http://cdm.reed.edu/cdm4/document.php?CISOROOT=/formosa&CISOPTR=649&REC=12> (retrieved 14th May, 2014), p. 3.

126 Mackay, *From Far Formosa*, p. 102; 林晚生譯，《福爾摩沙紀事：馬偕臺灣回憶錄》，頁96。

他們在山區落地生根，逐漸開發蠻荒之地，經過一、二代，也漸染半野蠻的習性。他們的勢力壓過山區原住民，據山為王，成為原、漢仲介者、緩衝器。有的受僱於政府或大地主（當隘丁），以保護墾戶、佃戶不被原住民出草。¹²⁷

Hakka是福爾摩沙的開拓先鋒，沿著西海岸山區邊界，與原住民有頻繁的接觸。他們從廣東南方來臺拓墾，逐漸將原住民趕出未開發的美麗山林。Hakkas他們戰鬥時像足半個原住民，不論狡詐、堅強或勇氣方面，都不輸原住民，而且喜著原住民服裝。¹²⁸

在臺灣南部，Francis White提到，山杉林（Sua-sam-la）的熟番與附近的Hakkas處於緊張關係，「在田裡工作的人，武器也都放在手可觸及處」。也提到鄰近的「生番」認為，「只要能得到一個Hakka的頭殼，付出兩、三天不進食來監視的代價是很值得的」。¹²⁹

此外，來臺西方人也注意到，恆春半島的Hakka與「生番」存在通婚與交易的密切關係。李仙德曾言，恆春半島一半的Hakkas在漢人與原住民之間，具有雙重聯盟的身分，¹³⁰並這麼形容當地的Hakka：

他們很快和原住民有密切的往來，並為原住民取得外國或中國製的武器、火藥、彈丸、衣服，以及銅和銀的裝飾品、鹽，原住民則回報以鹿角、熊皮、豹皮、獸皮、乾鹿肉、薑、鳳梨、麻布衣、樟腦（他們開始大量生產）。他們之間的關係奠基在互惠原則，雖已非常堅固，但之後關係更加長遠，因為Hakka娶了原住民

127 Dodd, *Journal of a Blockaded Resident in North Formosa*, p. 154.

128 Dodd, *Journal of a Blockaded Resident in North Formosa*, p. 22.

129 White, "A Visit to the Interior of South Formosa," p. 198; 費德廉、羅效德編譯，《看見19世紀臺灣——14位西方旅行者的福爾摩沙故事》（臺北：大雁文化，2006年），頁67-71。

130 LeGenre, "Adventures of Messrs. Pickering and Horn in Southern Formosa, in search of the remains of Mrs. And Captain Hunt," *Foreign Adventurers and the Aborigines of Southern Taiwan, 1867-1874*, pp. 93-106.

的女子，並繼承大量山丘的土地。¹³¹

必麒麟則提到：

Hakkas逐步向野蠻人蠶食，又同時跟平埔番與福老（Hoklos，即廈門的漢人）打仗。Hakkas娶生番部落的婦女為妻，給部落間引進許多奢侈品與需求，而逐漸影響到他們儉樸又耐勞的習性。¹³²

這些西方人的實地觀察，無疑是十分貼近事實的。據近年的相關研究，可知恆春原屬「瑯嶠十八社」地盤，當地客家人與原住民關係甚為密切，福老人與原住民的關係卻極其對立。恆春地區由於族群移墾條件不同，有不同的族群合縱連橫策略，客家與原住民聯盟以對抗福老人，是臺灣其他地區所罕見的現象。¹³³

（四）信教態度

由目前已有的記述資料來看，清代臺灣Hakka似乎傾向反教。就新教而言，馬偕在中北部Hakka聚落的傳教較有收穫，在客庄地區創立中壢、獅潭、月眉和苗栗等四間教會。¹³⁴馬偕曾提到月眉接受信仰的情形：

從竹塹往山區約十哩處，有個稱為月眉的客家村落，我們是由數個到竹塹市參加禮拜的Hak-kas帶到這裡的。……位於丘陵高地的這間Hak-ka村落的教會，是個很興旺又自立的教會。¹³⁵

131 LeGendre, *Reports on Amoy and the island of Formosa*, p. 46.

132 Pickering, "Among the Savages of Central Formosa, 1866-1867," p. 31.

133 黃啓仁，〈恆春地區客家二次移民之研究——以保力村為例〉（臺南：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年），頁25-27。

134 David J. Bosch，〈風起雲湧：歷史的啓示〉，收入曾政忠、邱善雄等著，〈客家宣教新浪潮：在所定的日子，達到倍加〉（臺北：中華福音神學院，2008年），頁74。

135 Mackay, *From Far Formosa*, p. 157; 林晚生譯，〈福爾摩沙紀事：馬偕臺灣回憶錄〉，頁146。

新教在中部的傳布，甘為霖牧師提到，李豹（Li Pa）在Hakka居住的東勢角傳教，「在那裡賣掉了119本小冊子，其中有一個富裕的人買了54本，要送給他的親朋好友」，¹³⁶顯示傳教稍有進展。

新教在南部的傳教，是由李麻牧師於1875年開創了第一個Hakka教會（南岸教會），後來由於信教人數平平，根基不固，乃於1894年遷至建功庄，但直至清治結束，傳教成果一直無法有所進展。¹³⁷甘為霖牧師曾提到，他們原本打算在下淡水地區六堆客庄興建教堂，但引發當地村民的不滿，因此在一次路經該地時，為避免正面衝突而趕緊折返逃離。¹³⁸並言：

我們一直希望能定期在那個地區傳教，但是當地桀驁難馴的Hakka讓我們的努力落空，並且不許族人參與基督教的禮拜聚會。¹³⁹

1885年嘗試在六堆聚落內的二崙開設教會的巴克禮牧師，則曾遭到當地Hakka攻擊，而發生遭潑糞的衝突事件，被稱為傳教史上的「二崙事件」。¹⁴⁰

天主教的部分，天主教傳入屏東平原的萬金，主要是以平埔族為主要對象，即如唐贊袞〈洋人引誘社番入教〉中所言，附近「閩、潮、粵莊之人，均不信從入教。」¹⁴¹由於清代下淡水地區的客方言人群在經濟能力、教育程度、社會地位或政治實力上，形成一個相對強勢的族群，而平埔族聚

136 Campbell, *Sketches from Formosa*, p. 230; Campbell著，阮宗興譯，《素描福爾摩沙：甘為霖臺灣筆記》，頁218。

137 賴永祥，〈史話155 竹仔腳教會起源〉、〈史話427 南岸客庄設教緣由〉、〈史話428 南岸教會史事補述〉、〈史話429 從南岸遷去建功庄〉，《教會史話》，收入「賴永祥長老史料庫」網站：www.laijohn.com（2010年9月21日點閱）。

138 Campbell, *Sketches from Formosa*, p. 130; 阮宗興譯，《素描福爾摩沙：甘為霖臺灣筆記》，頁121。

139 Campbell, *Sketches from Formosa*, p. 145.

140 吳學明，《近代長老教會來臺的西方傳教士》（臺北：日創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7年），頁97-98；Edward Band著，詹正義編譯，《巴克禮博士與臺灣》（臺北：長青文化，1976年），頁51-58。

141 唐贊袞，〈洋人引誘社番入教〉，《臺陽見聞錄》，頁50。

集在不適耕的貧瘠土地上，傾向福老化，加上彼此信仰不合，使萬金的平埔族與客家在清代幾乎以械鬥為主。¹⁴²是以當地客家人對站在敵對陣營的天主教會，一開始的接觸就是衝突不斷。也因此當地天主教神父對Hakka相關的記述皆十分負面，常在往來書函中慨嘆當地Hakka之冥頑不靈：

客家人是臺灣老百姓中最大膽無禮的，也是我們的致命對頭，他們捏造各種謠言，說服臺南的官吏，公布了一道法令，使我們的傳教工作陷入極大困境，可以說是全島基督徒的喪鐘。¹⁴³

……經過一些對我們懷有敵意的村莊，真希望有一天能向那兒的居民傳布福音。¹⁴⁴

為此，基督徒必須加倍小心，如果他要到溝仔墘——漢人、客家人大本營，就得提高警覺，否則，一定會遭遇不幸。¹⁴⁵

雖然史蒂瑞曾經表示，漢人來臺後由於所受到的傳統家族束縛大大減少，因此較容易接受全新的信仰，¹⁴⁶但這顯然並不包括臺灣的客方言人群。如上所述，就新教而言，各地Hakka似乎有不同的接受態度，而北部的馬偕，即使意識到客家可能同化於福老，或因受限於人力物力，其向客家地區宣教的成果也相當有限。

西方宗教未能在清領臺時期於Hakka聚落獲得支持，另一個重要原因，或是因為長老教會或天主教會皆無心積極學習客語向客家地區傳教。即如甘為霖所言：

142 黃子寧，〈天主教在屏東萬金的生根發展（1861-1962）〉（臺北：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年），頁139-140。

143 Pablo Fernandez原著，黃德寬譯，《天主教在臺開教記：道明會士的百年耕耘》（臺北：光啓文化事業，2003年），頁69。

144 Fernandez原著，黃德寬譯，《天主教在臺開教記》，頁54。

145 Fernandez原著，黃德寬譯，《天主教在臺開教記》，頁64。

146 Steere, *Formosa and Its Inhabitants*, p. 162; Steere原著，林弘宣譯，《福爾摩沙及其住民》，頁258-259。

令人遺憾的是，到目前為止，本島上仍沒有傳教士能夠學會客語。Hakkas之間充滿了傳福音的機會，希望我們在不久之內得以掌握這些契機。¹⁴⁷

雖然甘為霖如此期許，但臺島的客家福音運動，一直被認為是塊難耕的硬土，長期受一般基督徒的忽略。¹⁴⁸

（五）風俗天性

19世紀來臺西方人對於Hakka風俗天性的評價，批評贊譽皆有，負面的說法，如T. F. Hughes認為恆春半島的Hakkas「狡猾、陰謀而貪婪」，¹⁴⁹甘為霖也說「Hakkas是一個有些奸巧、卻富進取心的一群人」。¹⁵⁰比較正面的看法，則如Panchow認為，Hakkas與其他漢人不同，是喜愛自由的人群，過著更簡單而自在的生活，並且喜愛唱歌。¹⁵¹湯姆生也認為混雜於福建省漢人之間的Hak-kas「是個吃苦耐勞、勤奮、愛冒險的種族（race）」。¹⁵²甘為霖則曾言「這些廣東來的移民是個聰明、繁盛又有奮鬥心的民族」。¹⁵³《福爾摩莎考察報告》中則特別提到，「由於不停地與原住民對抗，養成了他們勇敢的性格，經得起疲勞和貧苦」。¹⁵⁴史蒂瑞亦嘗言Hakkas「是能吃苦耐勞、勤奮的民族，且似乎比一般中國人更勇敢」。¹⁵⁵

與臺灣Hakka相關的風俗，讓來臺西方人最為印象深刻的，是Hakka婦

147 Campbell, *Sketches from Formosa*, pp. 249-250.

148 夏忠堅，〈莊稼已經熟了〉，《客家宣教新浪潮：在所定的日子，達到倍加》，頁13。

149 T. F. Hughes, "Visit to Tok-e-Tok, chief of the eighteen tribes, southern Formosa,"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London* 16 (1872), p. 265.

150 Campbell, *Sketches from Formosa*, p. 249.

151 Panchow, "Die Bevölkerung Formosas," i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19th Century German articles concerning Taiwan (Formosa)," (retrieved 14th May, 2014)。

152 Thomson, *China and its People in Early Photographs*, vol. I., Plate XXIV.

153 Campbell, *Sketches from Formosa*, p. 55.

154 Kann著，鄭順德譯，《福爾摩莎考察報告》，頁63、227。

155 Steere, "Steere's Letter from Formosa," <http://cdm.reed.edu/cdm4/document.php?CISOROOT=%2Fformosa&CISOPTR=642&REC=19&CISOBX=ke-> (retrieved 14th May, 2014), p. 20.

女不纏足的現象，因此留下頗多記述資料，如Paul Ibis言Hakka婦女「比漢人更健美，比例像男人一樣棒，並且她們不會綁小腿」。¹⁵⁶Arthur Corner則表示Ba-li-keh（貓里街，今苗栗市）一帶的Hak-kas婦女不綁小腳，他們看來非常精明，充滿幹勁。¹⁵⁷法國出版的《福爾摩莎考察報告》稱Hakkas「不吸食鴉片，婦女不纏足」。¹⁵⁸或如必麒麟言：

Hak-ka的婦女們都留著天足，所以享有比一般中國婦女所未能享受的自由，結果他們在精力和事業方面幾乎都能和男人相抗衡。¹⁵⁹

馬偕也提到Hak-kas婦女：

因為不纏足，因此比福老（Hok-lo）婦女更為強健。她們幫助丈夫耕田，也做各種戶外工作，非常勤奮。因此，在福老人無法經營而原住民會餓死的地方，Hak-kas卻能興起並致富。¹⁶⁰

甘為霖亦曾提及：

Hakka婦女不纏足，總是忙碌於農事或作生意。¹⁶¹

與福建女性不同，Hakka女性放棄了裹小腳的惡習，所以她們

156 Ibis, "Auf Formosa: Ethnographische Wanderungen," in "On Formosa: Ethnographic travels of Paul Ibis," (retrieved 14th May, 2014), p. 32.

157 Corner, "A Journey in Formosa,"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7, ii (1876), p. 127; 劉克襄，〈1876年：走過紅土地——英國商人柯勒的西海岸紀行（從臺南到淡水）〉，收入氏著，《橫越福爾摩沙：外國人在臺灣的旅行（1860-1880）》（臺北：自立晚報社，1993年），頁147-178。

158 Kann著，鄭順德譯，《福爾摩莎考察報告》，頁63、227。

159 Pickering, *Pioneering in Formosa*, pp. 67-68.

160 Mackay, *From Far Formosa*, p. 102.

161 Campbell, *An Account of Missionary Success in the Island of Formosa*, p. 442.

能夠在外頭，靠背負重物或做苦力，來賺取不錯的收入。¹⁶²

Panchow甚至表示：「Hakka婦女多在她們丈夫身邊工作，不纏足，很少一夫多妻的情形」。¹⁶³

此外，甘為霖特別注意到，臺灣Hakka注重教育的特質。他表示，Hakkas通常會讓孩童接受教育，也勤於訓練讀寫，所以跟其他族群的人比較起來，客家婦女和孩童在這方面取得了領先。¹⁶⁴

以上對於臺灣Hakka天性、風俗方面的描述，在清代臺灣相關文獻中，僅見一二例，如《安平縣雜記》言「近山之莊曰客莊，粵籍人也。風俗與漳、泉之移民小異。女不裹腳，男喜沐浴」。¹⁶⁵相較來看，19世紀來臺西方人的記述，相當程度地填補了中文文獻的不足，有助於我們更了解臺灣Hakka的諸多面向。

（六）客家與中法戰爭

陶德在他的日記中，對中法戰爭中所謂的「山區客家人」（Hakka Hillmen）甚感興趣，花了相當多的篇幅描述他們的槍法，以及在中法戰爭中的角色：

1884年9月17日，據說基隆港停泊五艘法國軍艦，淡水則聚集了很多政府招募的Hakka hillmen（山區客家人），拿著火繩槍（matchlock）準備抵抗法人的入侵，他們無知的認為火繩槍優於洋槍，對近距離固定目標倒稱得上是神槍手，而且是肉搏戰的使刀好手。¹⁶⁶

162 Campbell, *Sketches from Formosa*, p. 249.

163 Panchow, "Die Bevölkerung Formosas," i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19th Century German articles concerning Taiwan (Formosa)," (retrieved 14th May, 2014).

164 Campbell, *Sketches from Formosa*, p. 249; Campbell著，阮宗興譯，《素描福爾摩沙：甘為霖臺灣筆記》，頁239。

165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安平縣雜記》，頁9。

166 Dodd, *Journal of a Blockaded Resident in North Formosa*, p. 21.

然而，以上陶德對所謂「Hakka hillmen」的描述，被證明可能只是誤解。因為據陳政三的考證，陶德誤以為是臺灣「Hakka hillmen」的那一群人，應該是協守淡水的民間團練首張李成所募的土勇。而陶德所說的那些穿原住民服飾的人可能也不是客家人。陳政三經查清末在廣州發行的《述報》，認為那些應是文山堡張李成所募之五百名土勇，「多是熟番」。¹⁶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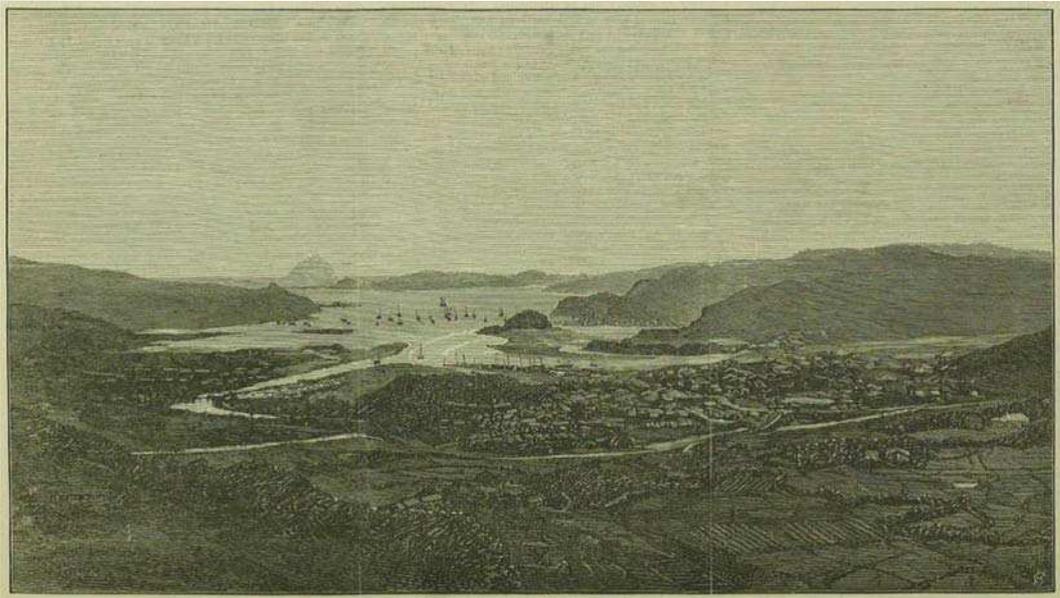


圖4：遭法軍圍攻的基隆（1884）

資料來源：M. Beazeley, "The French Attack on Formosa,"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London, England], 11 October, 1884.

（七）其他

此外，還有一些與臺島Hakka相關，但有違目前認知的說法，在此一併說明。其一是認為Hakka比福老較早到臺灣開墾。如跟隨法國將軍孤拔征戰臺島的小兵Stephane Ferrero就說道：

¹⁶⁷ Dodd著，陳政三譯，《泡茶走西仔反》，頁25-26。

說到客家人呢，有人很肯定說他們是較早的居民，而且不太喜歡漢人。¹⁶⁸

此立論係基於何種資訊來源，尚難追溯論定，但如前所述，Hakka是19世紀中後期生成的族群語詞，用之論述19世紀中葉以前的臺灣史事，就中國官方可能只能了解移民係由何省何府州移出，當時對漢人族群關係尚陌生的西方人，又如何可以論斷來墾者為Hakka，故此說實難成立。

其二，認為平埔係Hakka與「生番」的混血種。如德國植物學家Wilhelm Joest認為：

平埔番是由臺灣女子（Formosan women）和中國Hakkas通婚所組成。這種族主要是通商，他們的生計主要靠樟腦的交易。他們控制了土地，並向漢人收過路費。¹⁶⁹

此一觀點不知是基於何種推論，但至少就今日的了解，應非這麼一回事。

伍、結論

由華南Hakka的生成歷史來看，在1850年代之前，西方世界應沒有將Hakka指涉廣東省某一方言人群的認知，因此在此之前的西方文獻，記述自華南移墾臺灣的漢人時，率皆以官方視角的「閩粵移民」稱之。1860年臺

168 Stephane Ferrero著，帥仕婷譯，《當Jean遇上福爾摩沙——一名法國小兵的手札（1884-1885）》（臺北：玉山社，2003年），頁44。

169 Joest, "Beiträge zur Kenntniss der Eingebornen der Inseln Formosa und Ceram," i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19th Century German articles concerning Taiwan (Formosa)," (retrieved 14th May, 2014), p. 37; Otness, *One Thousand Westerners in Taiwan; A Biographical and Bibliographical Dictionary*, p. 85.

灣開埠，臺灣在荷治時期結束後，再一次對西方開放，來臺的西方人士有傳教士、商人、外交官、動植物採集家、探險家等。由當時來臺西方人士的著述中，我們可以了解，臺灣開港之後，西方人幾乎直接以Hakka一詞稱述臺灣客方言人群，而藉由當時西方人對臺灣Hakka的描述來看，有幾個部分值得進一步留意。

其一，Hakka一詞對清代的臺灣而言，完全是外來語詞，清代臺灣的客方言人群實係被福老人稱為Kheh-lang、Khaelang或Ke-lang（皆即「客人」之意）。Hakka語詞的外來性不僅止於用語本身，由當時許多西方人直接表述與Hakka相關的遷徙歷史、廣東省經歷、方言近北京官話，甚或暗指Hakka別於漢人等諸多說法，其實也不是緣於他們對臺島Hakka的觀察，而係受到華南Hakka知識觀的影響。這些觀點的誤植與援用，是利用這批西方人著述資料研究臺灣Hakka時所需特別理解的歷史脈絡。

其二，由19世紀中葉以後來臺的西方人遊歷記述可知，他們分別臺灣漢人的界線在方言，與清代文獻屢以行政界線分別來臺移民的表述方式相當不同。少數的記述資料甚至注意到客方言與閩南方言跨省分布的現象，西方人的這些觀察紀錄，對我們了解清代臺灣漢人的分類實態有很大的幫助。

其三，除了部分因移植華南Hakka知識觀而產生的誤解之外，19世紀來臺西方人對於Hakka的記述，也有許多在地的觀察，諸如Hakka的分布、生業方式、與其信教態度、風俗天性等。由於外國人來臺各有不同目的，或採集動植物，或傳教，或單純的遊歷探險，因此他們所能提供的面向可能有所侷限，例如羅發號船事件，讓他們特別關注恆春半島的族群生態，但似乎對同位於南臺灣的六堆聚落甚少提及。但是，若我們將這些西方人對於臺灣Hakka的記述，與清代臺灣相關文獻相互參照，可以發現，在Hakka的分布或生業方式部分，中、西文獻呈現頗為一致的看法；但是西方人對於Hakka信教態度，乃至風俗天性的論述，則是中文文獻中相當缺乏的部分。由此可知，這些19世紀西方人留下的臺灣Hakka圖像，可在不同側面補充清代文獻的不足，進而豐富我們對清代臺灣客方言人群的了解。

參考書目

中文書目

- Band, Edward著，詹正義編譯，《巴克禮博士與臺灣》。臺北：長青文化，1976年。
- Campbell, William（甘為霖）著，阮宗興譯，《素描福爾摩沙：甘為霖臺灣筆記》。臺北：前衛出版社，2009年。
- Chantal Zheng（白尚德）著，鄭順德譯，《19世紀歐洲人在臺灣》。臺北：南天，1999年。
- Dodd, John（陶德）著，陳政三譯，《泡茶走西仔反：清法戰爭臺灣外記》。臺北：臺灣書局，2007年。
- Fernandez, Pablo原著，黃德寬譯，《天主教在臺開教記：道明會士的百年耕耘》。臺北：光啟文化事業，2003年。
- Ferrero, Stéphane著，帥仕婷譯，《當Jean遇上福爾摩沙——一名法國小兵的手札（1884-1885）》。臺北：玉山社，2003年。
- Kann, Réginald著，鄭順德譯，《福爾摩沙考察報告》。臺北：中研院臺史所籌備處，2001年。
- Mackay, George Leslie（馬偕）著，王榮昌等譯，《馬偕日記，1871-1901》，I。臺北：玉山社，2012年。
- Mackay, George Leslie（馬偕）著，林晚生譯，鄭仰恩校注，《福爾摩沙紀事：馬偕臺灣回憶錄》。臺北：前衛出版社，2009年。
- Pickering, W. A.（必麒麟）著，陳逸君譯，《歷險福爾摩沙》。臺北：原民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4年。
- Steere, J. B.（史蒂瑞）著，林弘宣譯，《福爾摩沙及其住民：19世紀美國博物學家的臺灣調查筆記》。臺北：前衛出版社，2009年。
- 王雅倫，《法國珍藏早期臺灣影像：攝影與歷史的對話》。臺北：雄獅圖

- 書，2006年。
- 王瑛曾，《重修鳳山縣志》，臺灣文獻叢刊（以下簡稱文叢）第146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年。
- 朱峰，《基督教與海外華人的文化適應——近代東南亞華人移民社區的個案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
- 吳子光，《臺灣紀事》，文叢第36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年。
- 吳永華，《臺灣特有植物發現史》。臺北：晨星，2006年。
- 吳義雄，《在宗教與世俗之間——基督教新教傳教士在華南沿海的早期活動研究》。廣東：廣東教育出版社，2000年。
- 吳道鎔原稿，張學華增補，李棧改編，《廣東文徵》。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78年。
- 吳學明，《近代長老教會來臺的西方傳教士》。臺北：日創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7年。
- 李志剛，《香港基督教會史研究》。香港：道聲出版社，1987年。
- 林正慧，〈閩粵？福客？清代臺灣漢人族群關係新探——以屏東平原為例〉，《國史館學術集刊》，第6期（2005年9月）
- 林豪，《東瀛紀事》，文叢第8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5年。
- 施添福，〈從「客家」到客家（2）：粵東「Hakka·客家」稱謂的出現、蛻變與傳播〉，《全球客家研究》，第2期（2014年5月），頁1-114。
- 洪棄生，《寄鶴齋選集》，文叢第304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72年。
- 莊初升、劉鎮發，〈巴色會傳教士與客家方言研究〉，《韶關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3卷第7期（2002年3月），頁1-8。
- 陳政三，《翱翔福爾摩沙：英國外交官郇和晚清臺灣紀行》。臺北：臺灣書局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

- 曾政忠、邱善雄等，《客家宣教新浪潮：在所定的日子，達到倍加》。臺北：中華福音神學院，2008年。
- 費德廉（Fix, Douglas L.）、蘇約翰（Shufelt, John）主編，羅效德、費德廉譯，《李仙得臺灣紀行》。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3年。
- 費德廉（Fix, Douglas L.）、羅效德（Lo, Charlotte）編譯，《看見19世紀臺灣——14位西方旅行者的福爾摩沙故事》。臺北：大雁文化，2006年。
- 飯島典子，《近代客家社會の形成：「他稱」と「自稱」のはざままで》。東京都：風響社，2007年。
- 黃子寧，〈天主教在屏東萬金的生根發展（1861-1962）〉，臺北：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年。
- 黃啟仁，〈恆春地區客家二次移民之研究——以保力村為例〉，臺南：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2007年。
- 黃榮洛，〈有關清代閩粵械鬥的一件民間古文書〉，《臺灣風物》，第40卷第4期（1990年12月），頁139-143。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平臺紀事本末》，文叢第16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年。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安平縣雜記》，文叢第52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年。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福建通志臺灣府》，文叢第84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年。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案彙錄庚集》，文叢第200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4年。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輿地彙鈔》，文叢第216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5年。
- 趙春晨等，《基督教與近代嶺南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劉克襄，《後山探險：19世紀外國人在臺灣東海岸的旅行》。臺北：自立晚報社，1992年。

劉克襄，《探險家在臺灣》。臺北：自立晚報，1988年。

劉克襄，《橫越福爾摩沙：外國人在臺灣的旅行（1860-1880）》。臺北：自立晚報社，1993年。

劉良璧，《重修福建臺灣府志》，文叢第74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年。

盧德嘉，《鳳山縣采訪冊》，文叢第73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年。

賴永祥，《教會史話》，收入「賴永祥長老史料庫」網站：www.laijohn.com。2010年9月21日點閱。

羅香林，《香港與中西文化之交流》。香港：中國學社，1961年。

譚樹林，〈近代來華基督教傳教士與客家源流研究——以歐德禮、畢安、肯比爾為中心〉，收入特木勒編，《多元族群與中西文化交流——基於中西文獻的新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頁178-193。

西文書目

“Notices of Modern China.” *The Chinese Repository* 4 (May, 1835- April, 1836): 496-497.

Allen, Herbert J. “Notes of a Journey through Formosa from Tamsui to Taiwanfu.”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London* 21:4 (1877): 258-266.

Campbell, William *An Account of Missionary Success in the Island of Formosa*. Taipei: Ch’eng Wen Publishing Company, 1972.

Campbell, William *Sketches from Formosa*. Taipei: Ch’eng Wen Publishing Company, 1972.

Carrington, George Williams *Foreigners in Formosa, 1841-1874*. San Francisco :

- Chinese Materials Center, 1977.
- Corner, Arthur "A Tour through Formosa, from South to North."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London* 22:1 (1878): 53-63.
- Corner, Arthur "A Journey in Formosa."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7, ii (1876): 117-128.
- Dodd, John *Journal of a Blockaded Resident in North Formosa*. Taipei: Ch'eng Wen Publishing, 1972.
- Eitle, E. T. "Ethnographical Sketches of the Hakka Chinese." *Notes and queries on China and Japan*, vol. 1 (1867): 65-67.
- Eitle, E. T. "Hakka Literature." *Notes and Queries on China and Japan* 1 (1867): 37-40.
- Eskildsen, Robert, ed., *Foreign Adventurers and the Aborigines of Southern Taiwan, 1867-1874*. Taipei: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2005.
- Fischer, Adolf "Formosa." *Kringsjaa* 15 (1900): 241-49; 401-407. i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19th Century German articles concerning Taiwan (Formosa)," Compiled by Douglas Fix, With summaries by Tina Schneider, *Formosa Nineteenth Century Images*: <http://cdm.reed.edu/cdm4/document.php?CISOROOT=%2Fformosa&CISOPTR=1555&REC=1&CISOBX=reclus>. (Retrieved 14th May, 2014).
- Gutzlaff, Charles *China Opened, or, A Display of the Topography, History, Customs, Manners, Arts, Manufactures, Commerce, Literature, Religion, Jurisprudence, etc. of the Chinese Empire*. London: Smith, Elder and Co., 1838.
- Gutzlaff, Charles *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1, 1832, & 1833, With Notices of Siam, Corea, and the Loo-Choo Islands*. London: Frederick Westley and A. H. Davis, 1834.

- Hughes, T. F. "Visit to Tok-e-Tok, chief of the eighteen tribes, southern Formosa."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London* 16 (1872): 265-271.
- Ibis, Paul "Auf Formosa: Ethnographische Wanderungen." [On Formosa: Ethnographic travels] (1877). In Christian Buss譯, Douglas Fix編輯, "On Formosa: Ethnographic travels of Paul Ibis," *Formosa Nineteenth Century Images*: <http://cdm.reed.edu/cdm4/document.php?CISOROOT=/formosa&CISOPTR=1306&REC=8>. (Retrieved 14th May, 2014).
- Joest, Wilhelm "Beiträge zur Kenntniss der Eingebornen der Inseln Formosa und Ceram" [Contributions to the Knowledge on the Aborigines of the Islands of Formosa and Ceram]. *Verhandlungen der Berliner Gessellschaft für Anthropologie, Ethnologie und Urgeschichte* (1882). I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19th Century German articles concerning Taiwan (Formosa)," Compiled by Douglas Fix, With summaries by Tina Schneider, *Formosa Nineteenth Century Images*: <http://cdm.reed.edu/cdm4/document.php?CISOROOT=%2Fformosa&CISOPTR=1555&REC=1&CISOBX=reclus>. (Retrieved 14th May, 2014).
- Kurze, G. "Missionar G. Edes Reise durch das östliche Formosa." [Missionary G. Ede's Travels Through Eastern Formosa]. *Mitteilungen der Geographischen Gesellschaft (für Thüringen) zu Jena* (1892). I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19th Century German articles concerning Taiwan (Formosa)," Compiled by Douglas Fix, With summaries by Tina Schneider, *Formosa Nineteenth Century Images*: <http://cdm.reed.edu/cdm4/document.php?CISOROOT=%2Fformosa&CISOPTR=1555&REC=1&CISOBX=reclus>. (Retrieved 14th May, 2014).
- Le Monnier, Franz Ritter von. "Die Insel Formosa," [The island Formosa]. *Deutsche Rundschau für Geographie und Statistik*. I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19th Century German articles concerning Taiwan (Formosa),” (1884). Compiled by Douglas Fix, With summaries by Tina Schneider, Formosa Nineteenth Century Images: <http://cdm.reed.edu/cdm4/document.php?CISOROOT=%2Fformosa&CISOPTR=1555&REC=1&CISOBX=reclus>. (Retrieved 14th May, 2014).

LeGender, C. W. *Reports on Amoy and the island of Formosa*.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871.

Mackay, George Leslie. *From Far Formosa: The Island, its Peoples and Missions*. Taipei: Ch’eng Wen, 1972.

Mackay, George Leslie. *Mackay’s Diaries: original English version, 1871-1901* (馬偕日記英文版, 1871-1901年). Taipei, Taiwan: Altheia university, 2007.

Manson, P. “A Gossip about Formosa,” *China Review*, 2:1 (1873).

Myers, W. Wykeham “An Historical and General Memorandum on the Camphor-trade in Formosa from 1868-1895,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Foreign Relations therewith.” *Natives of Formosa, British Reports of the Taiwan indigenous People, 1650-1950* (臺北：順益臺灣原住民博物館，2001年)，pp. 190-200.

Otness, Harold M. *One Thousand Westerners in Taiwan; A Biographical and Bibliographical Dictionary*. 臺北：中央研究院臺史所籌備處，1999年.

Panchow, Hellmuth “Die Bevölkerung Formosas.” [The population of Formosa]. i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19th Century German articles concerning Taiwan (Formosa),” (1895). Compiled by Douglas Fix, With summaries by Tina Schneider, Formosa Nineteenth Century Images: <http://cdm.reed.edu/cdm4/document.php?CISOROOT=%2Fformosa&CISOPTR=1555&REC=1&CISOBX=reclus>. (Retrieved 14th May, 2014).

Pickering, W. A. “Among the Savages of Central Formosa, 1866-1867.”

- The Messenger and Missionary Record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 n.s. 3 (1878) , in *Formosa Nineteenth Century Images*: <http://cdm.reed.edu/cdm4/document.php?CISOROOT=/formosa&CISOPTR=851&REC=12>. (Retrieved 14th May, 2014).
- Pickering, W. A. *Pioneering in Formosa: Recollections of Adventures among Mandarins, Wreckers, & Head-hunting Savages*. Taipei: Ch'eng-wen Publishing Co., 1972.
- Piton, Charles "On the Origin and History of the Hakkas." *The China Reivew* 2 (1874): 222-226.
- Raoul, E. *Les gages nécessaires: Yun-nan, estuaire du Yang-tse, Hainan, Formose. Première Partie, Formose* [The necessary sacrifices: Yunan, estuary of the Yang-tse, Hainan, Formosa. Part 1, Formosa]. Paris: Challamel ainé, 1885. Summary by Amy Heneveld. I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19th Century French Articles Concerning Taiwan (Formosa)," Compiled by Douglas Fix, With summaries by Amy Heneveld, *Formosa Nineteenth Century Images*: <http://cdm.reed.edu/cdm4/document.php?CISOROOT=/formosa&CISOPTR=1623&REC=2>. (Retrieved 14th May, 2014) .
- Reclus, Elisée "Formosa." In A. H. Keane ed., *The Earth and its Inhabitants. Asia. Vol. II, East Asia: Chinese Empire, Corea, and Japan* (1884). In *Formosa Nineteenth Century Images*: <http://cdm.reed.edu/cdm4/document.php?CISOROOT=/formosa&CISOPTR=649&REC=12>. (Retrieved 14th May, 2014).
- Steere, J. B. "Formos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New York*, 6 (1876): 302-334.
- Steere, J. B. 著，李壬癸編 *Formosa and Its Inhabitants*. Taipei: Academia Sinica,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Preparatory Office], 2002.

- Stöpel K. Th., Eine Reise in das Innere der Insel Formosa und die erste Besteigung des Niitakayama (Mount Morrison) [A voyage into the interior of the island of Formosa and the first ascent of Niitakayama (Mount Morrison)]. Buenos Aires: Compañía Sud-Americana de Billetes de Banco, 1905. Stöpel, K. Th. Eine Reise in das Innere der Insel Formosa und die erste Besteigung des Niitakayama (Mount Morrison) [A voyage into the interior of the island of Formosa and the first ascent of Niitakayama (Mount Morrison)]. Buenos Aires: Compañía Sud-Americana de Billetes de Banco, 1905. I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19th Century German articles concerning Taiwan (Formosa),” Compiled by Douglas Fix, With summaries by Tina Schneider, Formosa Nineteenth Century Images: <http://cdm.reed.edu/cdm4/document.php?CISOROOT=%2Fformosa&CISOPTR=1555&REC=1&CISOBX=reclus>. (Retrieved 14th May, 2014) ◦
- Swinhoe, Robert. “Additional Notes on Formosa.”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London* 10 (1866): 122-128.
- Taylor, G. “A ramble through southern Formosa.” *The China Review* 16 (1888): 137-161.
- Thomson, J. “Notes of a Journey in Southern Formosa.” *Journal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London*, Vol. 43 (1873): 97-107.
- Thomson, J. *China and its People in Early Photographs*.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Inc., 1982.
- Warburg, O. “Ueber seine Reisen in Formosa.” (1889). I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Tina Schneider. Edited by Douglas Fix, “On His Travels in Formosa,” Formosa Nineteenth Century Images: <http://cdm.reed.edu/cdm4/document.php?CISOROOT=/formosa&CISOPTR=686&REC=4>. (Retrieved 14th May, 2014).

White, Francis "A Visit to the Interior of South Formosa." *The Cycle: A Political and Literary Review* 17 (1870): 197-199.

Taiwan-Hakka in Westerns' eyes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eng-hui Lin*

Abstract

Westerners use the term Hakka, began around the mid nineteenth century. Not long after that, Taiwan was opened, many Western explorers, businessmen, missionaries, diplomats and so on came to Taiwan, and left a lot of travel records, including the descriptions of Taiwan Hakka.

Account of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data, Westerners described Taiwan Hakka in two ways, one is the knowledge of the Hakka of Southern China, one is Taiwan's site observation.

Former is referred to as the Hakkas originally came from north China, or the Hakka dialect near fair Mandarin.

In addition, there are some of the more acute in observation.

For example, on the distribution of Hakka, the Westerners refer to Tiong-lek, Tek-cham, Ba-nih, Geh-bai, Twalam, Poliac, Pa-long-ui, and so on. They also referred to the way of living of Taiwan Hakka, in addition to rice and sugarcane, but also charcoal, tea, oil and camphor.

They also observed that The Hakkas are encroaching on the savages gradually, and they are continually fighting also with both the Pe-po-hoan and Hok-los. As well as the Hakka in Fomosa toke women from the savage tribes as wives, and introduced many luxuries and wants amongst the savages tribes.

Keywords: Southern China, Formosa, Hakka, Hoklos, nineteenth century

* Associate Researcher, Academia Historica

臺灣文獻

66卷第1期